

# 余嘉陶

飛機與救國

安排定了

保全讀書種子

生的意義

特殊性

秋聲秋色

事無古今中外

中國的城市

文化之一角

死靈魂

時事雜劇

多難的五月

匪

帝國主義與鬼

還是神權時代

英雄所見略同

拉

孩子

是鬼話罷

義和團的故事

似幽默非幽默

還可以避邪麼

悲哀忽然迷住了我的心

真如道上

中國文學往那兒走

青年的出路問題

讓牠過去罷

迎蕭的兩極端

英語與世界語

讀書心得

爲了什麼

松崗與顏願郭

禮物

斗室隨筆

作家往那兒走

譚詩

關於看月樓詞

清算和鞭策

## 飛機與救國

本月十二，十三，十四，是全市童子軍總動員向全市民募捐買飛機救國時候，我因為袋子裏沒有錢，便決定在這幾天躲在家裏，因為害怕到街上去碰了這些小志士難為情。

十二那天是很平靜地過去了，不過，十三的午後却就不相同，我住的房子的前門居然有這些小志士來光顧，第一回，我裝作是用人，說主人出去了，當下便無事，然而竟有第三和第四回的光顧，不得已祇捐了幾隻角子了事。

已然是內外一樣，所以我在十四那一天便不躲而仍然到街上去走走了。乘的是一路電車，很平安地過了赫德路，哈同路，小沙渡路……但是到了卡德路時，却有兩位小志士——一個手挽着竹筒，另一個則拿着捐簿，跳上到電車上來，向着二位西裝少年勸捐道：

「先生，捐錢買飛機救國！」拿捐簿的小志士一面說着，一面便摸出了一枝派卡墨水筆，裝作簽收條的姿勢。

「……」西裝少年并不響。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呀，先生。」那位小志士更逼進一步，且伸出右手去拍拍他的肩

膀。約莫就是這一句有斤量的話，西裝少年忽而動容了，兩眼直釘了下他們兩位小志士，接着便說道：

「捐錢買飛機救國，我是不來的。你們若來捐錢買棺材，那我倒可以慷慨樂助，然而今

天是飛機救國而不是棺材救國

「先生，你的話怎樣講哩？」

「我的話就是這樣講啦！」

那兩位小志士摸不着頭腦，一翻身便跳下了電車，走了，他們并不因之而惱恨，而灰心。因為西裝少年的話過於奇特，我便一把牠想來想去，初起，以為他准是做棺材生意的商人。商人的花頭正多，在這國難期間，百行生意的廣告都莫不加了有這「救國」字樣，譬如遊藝救國，拳術救國，飛簷走壁救國等等，他已是說「棺材救國」，那他自然是很道地的棺材商人，然而一轉念間，我却又估量着那位少年的舉止和說話并不像商人，他一面的斯文氣象，正不亞於大學學生。

當我這樣翻來覆去地思索時，所乘的一路電車便轟隆隆地經過了新世界，而到了先施公司門口，這兒，一陣喊着日機十數架偵察北平的小報販叫聲，突然灌進到我的耳

鼓，接着，我丟了三個銅子，買了一份小報，這才把那位西裝少年的話弄出了眉目了。

原來中國的飛機是有這兩條出路，一是用作「×××」，一是用作「×××」。第一例，譬如華北的情形，據說日本人現在在華北所用的飛機還是九一八晚上，由不抵抗的將帥所送的；第二例，譬如幾年前隴海線上打仗時的情形，及目前正在活躍的×××一帶的內地，「×××」和「×××」形式上雖有不同，然骨子總一樣，死的始終是×××，×××，×××，已是這樣死得利害，不消說善堂是應付不了，會館也弄到愛莫能助，於是乎，滿地都是白骨；於是乎，隨處都是「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了！

## 買死靈鬼

「自古未聞養有稅，而今祇幸屍無捐！」

買來連讀香港報，這才曉得嶺東人民陷於水深火熱的程度，實在是大有可觀了，牠說

人民所負擔的捐稅有這許多名目：柴煤捐，石灰捐，竹木捐，豬隻捐，閹雞捐，牛頭捐，打糧捐，香紙捐，禮懺捐，碑石捐，花輪捐，筵席捐，花捐，牌照捐，走路捐，祖祠捐等等。報紙祇登了這一大串的苛捐雜稅的統計，牠並沒有說到人民在這苛捐雜稅底下，引頸自刎的有多少，挺而走險的又有多少，否則，「苛政猛於虎」當不致專美於前。

同時，同日的香港報又揭載某總司令部底下的某軍醫處長一段新聞云：處長原是某山大學醫科學院的寒教授，四年來因診治某總司令夫人內症得力，遂着着陞官，終榮膺本職，其飛黃騰達，雖三尺稚兒亦為之垂涎不已。處長已陞官，則當然發財，據說每對於病兵之藥費，常虛為騰報，然而病兵之受其醫而死者什有九焉；泊乎病兵一死，則壽衣棺木及營葬等費用更浮造得驚人，總計四年來，其由包醫包埋中所得之纏頭，為數不下二百萬矣。自古道「醫者父母心」，原是今不殊昔。處長這一片婆心，想來也不外是超渡超渡我們那般「苦命的中國人」吧！

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正是中國人酷愛和平的本質，就是這個本質；這才被看作是「蠢如豕鹿」，他們生前替人家做牛做馬，一任人家宰割，死後還是不能安然，他們的骨頭還得給人家咬，咬，第三個咬，這兩段新聞的香紙捐，禮懺捐，碑石捐，及某處長之從中浮報死卒的營葬費用，都是從咬骨頭裏來的好文章，嗚呼時代嬗遞，古人的「骨暴砂礫」的地面，也居然變成爲這一個「好」現象了。

正因爲中國人民是這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特別是死後，骨有用，灰有用，我想不久以後，中國社會必然會產生着收買死靈魂的經紀人出來，這可決不是目前的善堂，或其他慈善會社，這倒是歌果爾小說「死靈魂」(Dead Soul)裏的人物，齊起果夫。

說到歌果爾這篇小說，文壇裏的人物怕誰都久仰了。牠是描寫着一位窮貴族齊起果夫，因目擊當時俄國的戶口調查是十年或念年一次，平日養尊處優的地主常豢畜無數農奴，而每苦於要繳納死了的奴隸稅之原故，竟想出這非非的辦法，齊起果夫爲了經營這

筆生意起先是同衙門裏的人物接頭，其次，便來同各地主商議價格，第三則竟然把這些賤價買來的死奴隸安放在某一個田莊裏，令之工作起來……這說來是一種再趣不過的故  
事：不過讀者諸君，你們想想齊果夫是不是幹了這天字第一號的傻事？不，他倒因之而領  
會了當時壓迫民衆的衙門情形，和剝削民衆的各形各色的地主，例如：傷感的曼尼羅夫，奸  
巧的索巴凱微齊，吹牛欺騙的諾紫得萊夫，墜客的高羅勃運喀太太等等。

文章寫到這兒，回頭一看，自己覺得有點糊塗了。一則中國人不會有齊果夫，二則中  
國人一向是守着這舊教條：『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那末，他們自然不會  
幹這不忠不信的勾當。但是，話若說得具體些，則幹這事體的准不出由官廳承批，承辦……

## 安 排 定 了 !!!

華北局勢的「戰略關係」一則退出東三省，再則退出熱河，三則退出遼東，四則退出

多倫，據說現在又因「戰略關係」連唐山、遵化、密雲等等平津屏障也索性不要，這一「戰略關係」遂造成平津一帶的唯一恐怖局面。

在這唯一恐怖局面底下，我們早已領略過了古物南遷之一而再，再而三，三而至五，終於據說是完全南遷到安全的上海來了。其次便有各大學之南遷；北平國立各大學因時局關係均有準備遷移之議，其有關文化之圖書儀器，前已先後南遷，茲聞平大女子文理學院即將移豫，清華移湘，師大連日奉教部命令二次，令趕速遷至西安，北大又奉到教部命令，於必要時遷至杭州上課。第三是一般人民之逃避；日寇進逼，平津危急，一般富人都欲遷地爲良，故近來烟、津、輪、抵、埠，裝載來滬避禍之平津寓公，莫不滿坑滿谷；近數日中如怡和之定生、太古之牛莊、通州、順天、招商之遇順等輪，由津抵滬時，乘客較平日頓增倍餘，輪中幾乎無地，若輩均寄居旅棧，是以各大旅館營業鼎盛。第四則有所謂掘地窟者，據說平市小學校爲謀學生安全起見，曾一面派代表赴社會局請願，一面停課半日，以便掘地窟。第五，首都大概又

免不得要來一次搬場，不過洛陽是有點靠不住，這次據說要搬到長沙一帶，第六……

照這般情形看來，人民和政府的安全綫不外是上海和內地及地窟三者，上海大概是國際的指揮刀，內地大概是山多，可以扼險而守，地窟大概是可以避飛機。然而上海和內地及地窟是不是真正的安全綫，那就有些尷尬了，譬如一二八的滬戰，原先是無論那一個人也預料不到的，總以為如果日本要打上海，則各帝國主義的指揮刀必會一齊出動，以制裁日本，無奈這是一個夢想，帝國主義的指揮刀必竟一致地靠弱小民族的血腥來滋榮，上海終弄到砲火連天，所謂扼險而守，若證之以熱河，亦祇是時間問題，某××對熱河戰事未開始時，早就料中扼險而守可有一禮拜，然而熱河的險要竟出乎某中委一禮拜之預言，三天便送給日本的百數十的先頭部隊，現在又有某耆老發表談話，所謂抵抗不過把三日的時間延長到三月而已。至於地窟一事更難說了，這因為日本人的飛機不像和尚的蒲團，是拿來參禪的，同時，日本人的炸彈也不像和尚的木魚，祇用來齋戒的，你看閩北不是有許多

地方早已被牠們轟炸得和蜂巢一樣了麼？唉，究竟怎麼辦呢？

不要緊！某人早已這樣說過：「中國是苦命的中國，中國人是苦命的中國人，苦命是注定了的，我們安排吃苦，不要隨便叫苦；我們不但要有一甯死不辱」的志氣，而且知道均之死也，與其辱而死，不如不辱而死。」那末，問題便異常清楚了，上海所說的南遷，掘地窟等等，准是「庸人自擾」，因為中國早已命注定了要受苦！誠如此，中國人民祇有走向到閻羅王的一條路了。

然而閻羅王是不是「一體同仁」？目前實不曉得，假定傳說裏的閻羅王部下還有十殿閻君和天兵天將的話是靠得住，那末，冥界定有戰爭，中國人大概又要吃苦，這自然也是「安排」定了……

## 時事雜劇

序幕：此劇之所以命名爲「雜」，蓋不能登大雅之堂，似是而非，殊少衣鉢痕跡！  
佈景：某大學學生宿舍某號房間。

人物：張志豪，李瑞明，陳有山。

志豪：（從講堂上出來，且氣沖沖地上樓。）

唱：「辜負胸中十萬兵，百無聊賴以詩鳴；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胡塵意不平！」

小生張志豪山東人氏，自從九一八以來，早抱從戎志願，曾斷指血書，曾拾纓示威，但而今若何？我們的秋海棠葉的版圖，給人家蠶食了一塊，又一塊呀！

瑞明：你看，老張，你又在發呆了。你總愛空講國家大事，這是你的毛病。你不看唱了市井紛紛快恩讎，乾坤誰作杞人憂？芸芸民衆原如狗，凜凜朝官總贅疣！

有山：才子佳人話不差，春來春去動情思；連台國事成花事，白晝樓前和竹枝。

瑞明：你老丑，真是一隻王八蛋，人家在那裏傷心國事，你偏來瞎三話四，你自己不要臉。

孔，也得顧一顧我千金小姐的名譽！

有山：呀！呀！好一個千金小姐！

瑞明：難道是假的不成？中國就是給你們這般不長進的男子送掉了。在九一八時，不抵抗的少帥竟在一晚間，損失了三省地盤。接着，錦州又送掉了，榆關又失守了，現在熱河又完了，你看你們這些不長進的男子！

志豪：李小姐，你真是一條竹竿打倒一船人，並不見得男子是個個都不抵抗，不抵抗的，祇是那少數的奴才！你曉得自從九一八以後，我們學生們呈請軍事訓練，出關殺敵的情形，那時，他們怕我們不讀書來天天示威搗亂，又怕我們有槍使他們難堪！

有山：老張的話真不錯，我們男子原也是一鍋沸水，滾來滾去又有那裏可洩氣呢？我們手無寸鐵，祇有一枝禿筆和一張三寸爛舌，現在不比前時，禿筆不能表露我們的意思，舌頭也不能讓我們隨便說，呀！呀！目前的世界唱——一樣××，一樣××，重來那得義同仁？

志豪唱——可憐坦克機關砲，不殺倭奴殺我×，目前完全是「安內」的時候，你不看前幾天某×人所談的「忍辱待死的話」？唱：宋議紛紛斷宋家，和和戰戰意參差。

瑞明唱——明亡似應留遺恨，誤國權奸便蝎蛇。不錯，我們現在應不要躊躇，把國家大事放到我們肩上來。啊！老張，老陳，我們就攜手去做義勇軍，到關外殺敵人罷！

志豪唱——十年悔學雕蟲技，

瑞明唱——掩卷故聞杜宇啼，

有山唱——黃炎古國誰為主？

志豪唱——一髮中原日已西！

### 「保全讀書種子」

「生王之頭，不若死士之墓！」

這兩句話是戰國時候，顏觸對齊王說的。由這兩句話，我們可以看出士大夫在中國社會的權威，你看活的人君的腦袋，都比不上死了的士大夫的墳墓！

然而士大夫之有這種權威也不是憑空來的，中國歷朝的興盛與變革全關係於這般先生們，他們雖手無寸斷，但一枝管城子和一張三寸舌，却就抵敵住了許多銅兵鐵馬！歷史上的孟嘗君養士三千，藺相如完璧歸趙，都是彰彰者；其餘如曾國藩的中興清室，固然是出諸他的幕府僚友，即如康梁變法之得到天下舉人作公輿上書，及辛亥革命運動之七十二烈士前仆後繼等等，又何不是士大夫幹出來的？

正因為士大夫在中國社會上的光榮，所以，他們本身便在中國社會裏形成出一種特殊的寶貝。中國的世家嘗有因後裔之要斷科場而賄賂學差的，中國人也常說這一類的話：「虎門無犬種，」「詩書傳家，」「世代書鄉」……

其實，這都不過是保守着「士為四民之首」的舊教條。說到這個舊教條，自然是有牠

的中心意思。那便是這個功利觀點：『十年窗下無人識，一舉成名紅打缸』。是的，士大夫是最能以經濟的時間和勞働，收得最大的收穫的，農村裏，一個農民終歲勤勞的所得，往往是比不上位名士所得的某一回的贄見禮！

然而目前却有點不相同，現在總是農工，勞工神聖及勞農神聖的聲浪把士林的作用付諸否定，第二個否定，第三個還是否定！

然而，這也是古已有之，你看我們的老子在四千年前就說過：『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怪不得××黨人自從廣州起事失敗以後，便以智識份子之動搖不定而完全放棄了智識份子了，於是乎，我們在報上也常看見有蘇區反智識份子領導權等字樣。可是這不過是『放棄』而已，『反』之而已，在這種前提之下，智識份子還好『滾』已好『溜』，別無他事。

智識份子已不受知於左，是否會被迎於右呢？這問題的答案不能不有些限度，綜之，凡

不是奴才即本已不宜，右也「沒有」這兒所謂「沒有」自然不是簡單，牠的前途總歸是滅類絕種的。關於這「沒有」的證據，每天各報的本埠新聞都載得連篇累牘。或許是飽和了吧，或許是弄得太掩不過人家的眼目了吧。竟有大人先生出來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偉業——「保全讀書種子」。

## 多難的五月

五月是個最多事體的月，你如果從初一直算到三十，那你自然會曉得有所謂勞動節，濟南慘案，五四運動，馬克思生日，五七，五九，五一八，及五卅慘案一大串。恨祇恨上帝不是God，而是Dog，牠竟不能撒播着死絕無衣無食的民衆的瘟疫，否則年年此月又何勞中外的警察和巡捕在這萬國化了的上海，特備戒衛，雙崗，騎巡。

今年有點不同，因為外禍逼得人家真有點豈有此理，所以，中外警察當局實害怕反動

份子會以愛國或救國名義實行煽動，搗亂，於是乎這多事的五月，便又變成爲「多難」的五月了。

其實，自從九一八以來，我們的多難豈祇五月一二三，從頭算到尾無非是「多難」？試問我們有那一個月令是比較平安而比較沒難呢？現在不來時時警惕我們，刻刻訓練我們，反而把向外的「長期抵抗」打一個轉變，而集中於這五月，不能不算是一個移花接木的妙計！可是這五月而加以「多難」在人民眼中，當然是極明白的，這在我却無端地回想起這兩句詩：

「國自興亡誰管得，滿城爭說叫天兒！」

這是梁啓超的詩，我們如說詩裏的故事，那未免話長，總之，中國的上層者隨時都善於轉變罷了！現在，不消說是沒有「叫天兒」了，但目前的我們所受到的蹂躪，却和庚子之役無異，於是乎，「叫天兒」之在今日，便變成爲這抽象的「多難」了。然而所謂多難者即安

內之謂也。

或曰：君之議論未免太偏。君不見憲法已在起草乎？人民政權快要開放乎？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誰得而私有之？

或的意思自然是事實，我也幾乎爲這事實所壓倒。然而當我仔細一想，我却又回想起一段下面的故事：

意大利有個寓言說，池塘裏的小魚因受不起大梭魚的凌虐，便來會議，且對大梭魚提出牠們的積極反抗辦法，大梭魚知道了這種事實，且認定長此凌虐下去，實在是不可能，於是乎便來這一個轉灣，允許每年擢升兩條小魚爲大梭魚。

關於小魚能不能變成爲大梭魚，大梭魚以後是否更把牠們凌虐得利害，故事實沒有說出來，這就讓讀者自己去猜測。這樣，或的意思原是又一個轉灣的 *Appositive!* 大家等着看罷：我們行見這轉灣的「多難的五月」，又會天大地麻煩人權保障大同盟，律師，法庭。

## 生的意義

嵇叔夜的「養生論」不外是叫人家要養性修心而已。他說：「……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

稽先生身處於干戈擾亂，民族快要淪亡的六朝時代，故所採的處世哲學，祇能從「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爲？」着手。然而像六朝那樣的時代，採取這樣的處世哲學的文人，當然不止嵇先生，現在別的姑不說，即如把人生看做非學鶴鷄，便不能苟全生命的張茂先，和做這首詩——「……明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的陶彭澤，又何嘗不是「母勞爾形，母搖爾精，乃可長生」的信徒？

他們已採這樣的處世哲學，宜乎「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了，然而怪得很，他們三

人除彭澤享年祇有六十二以外，叔夜是給司馬昭所害，而茂先則被趙王倫所殺，嗚呼！「良巫之子多死於鬼，良醫之子都死於藥。」酷求長命壽老的，則偏不善終，豈是「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麼？

不死生自然非命，富貴也自然不在天，這要看身當其境的人對生死作如何的解釋了，譬如殺頭，盡人皆知爲怕，但假如被殺的是文天祥，那他卻說：「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又譬如沉江，也是世人認爲難不過的，但假如身當其境的是史閣部，那他卻會不慌不忙，先脫下身上的袍靴冠冕，唱一聲：「累死英雄，到此日看江山換主，無可留戀！」而終於沉江自殺。

古人說：「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的兩種，像文天祥和史閣部的死法，是屬於前者；那末，這樣的死法當然是光榮的死，這即是目前做革命戰士的人所謂精神不死了。

誠如是，我們生時，應該求得精神上的剩餘價值，萬一慘遭不測，則雖死猶生，然而要怎



## 匪

歷史自然不會重演，但讀史的人必須把握住推動歷史前進的基礎。否則，便認不清同一的現象。

譬如拿匪來說罷。匪之在中國正是多着，遠的赤眉，黃巾，黃巢，張獻忠之流倒不必說，即如當時的太平天國那般人也被當時的統治者認爲匪的。匪之所以成爲匪，最重要的原因莫過於爲生活所逼，以致「挺而走險」。到了這「挺而走險」的時候，最主要的便是劫掠了。

彷彿蕭伯納在「人與超人」一書中，曾說過當有一個強盜來綁一位大資本家時，那位資本家便對強盜說，夥計，你不要忙，我們都是一樣的，我這麼許多財富也是從劫掠方面來的。那末，匪與非匪原無多大的不同，祇在看者的眼光如何而定了。這裏自然包含了有階

級性。假如階級性一掉換過來則匪與非匪也又跟著轉換過來了。不過在沒有轉換之間，炸的炸，轟的轟，可不是好玩的，這便是「竊鈎者誅，竊國者侯」的意思。

其次，當匪來到了剽掠時，如有不遂，便免不掉有燒殺，然而燒殺也並不是可怕的事體，牠祇是階級性轉換間的相對的東西，歷史上像晉國求不到介之推來幫忙，終把介之推所隱遁的山和他本人一併被燒殺的，正是數見不鮮。他如雨果的Hernani一劇中，述國王焚殺Hernani所寄托的綠林營寨也是實有其事的西班牙的題材。綜之，所謂匪，及所謂剽掠和燒殺，並不是某一部份人的天賦。其實，世間就無所謂專善，也無所謂專惡。

正像上面所說，因為各人的眼孔不同，古今來對匪的解釋，也有完全從褒的方面着手的，例如這首石達開的詩：

「大盜亦有道，詩書所不屑，黃金輕似土，肝膽硬如鐵，騎馬過絕崖，彎弓射明月，人頭作酒杯，飲盡仇讎血。」

或曰：石達開本人就是匪，就是盜，其頌揚匪，頌揚盜，卽是頌揚自己，正是自我陶醉，有何稀奇呢？但是，我們歷史上贊賞盜跖一類人物的文字，爲數亦不少。至於被稱爲中國荷馬的黃遵憲先生，亦有下列的匪頌：

「紅巾繫我腰，綠紗裹我頭，男兒重橫行，阿嫂你莫愁。

「朝傾百斛酒，暮飽千頭羊；時時賭博筵，夜夜迎新娘。

「今日阿哥妻，明日旁人可；但付一馬馱，何用分汝我。

「四更起開門，月黑陰雲堆；幾時踏殺羊，老虎來不來？」

## 特殊性

先有一般性，然後方有特殊性。譬如一個人的五官端正，四肢齊全，這便是這個人的身體的一般情形；假如有另一人，其眼睛瞎了，或其手斷了，那末，這瞎眼便成爲視官的特殊東

西。同樣，斷手也自然是四肢裏的特殊情形。

我們中國的先生們是最喜歡談談特殊性的，講中國社會者常以特殊性來掩蓋一切。說中國政治經濟者也常以這特殊性來抹殺一切……特殊性，特殊性，特殊性已經變成爲君臨一切的上帝了，談牠的人們好像早已把牠的前身，一般性拋却到九霄雲外了。

然而我們却不是機械論者。我們對於智識的理解并不是教條。我們對於智識的應用也絕不是公式化。換言之，我們也未始不尊重這特殊性，然而要真正把握住這特殊性，却須先澈底明瞭一般性，否則，祇是沙灘上的房舍，天空中的蜃樓，瞬即烟消雲滅！

現代自然是資本主義統治下的世界，牠的魔力把人類從生活過程中分成兩條對壘的陣營。照一般性來說，資本主義的國民，在國內是這樣對壘着，在國際上，這對壘的陣容却擴大起來，即是統治者與統治者聯絡，被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團結。然而這兒却有個特殊，例如蘇俄的統治者却就反對任何資本主義。蘇俄這一點自然是現代資本主義統治的一般

性裏的特殊性，但是學者苟不深求這特殊性之一般性，對這問題不曰牠之詭計交外，便說牠是更利害的……

又譬如拿我們中國和美國相提并論罷。在一般上說來，這兩個國度是非常相似的地帶氣候相同，經濟組織也相同，即各文物憲章也日益走近相交點了。但是這兩個國度却也有很多的特殊性，好比美國的社會有所謂富豪社會主義者(Millionaire-Socialist)美國文人的文章是價重連城等。而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却都是窮漢。中國爲一文不值的，因爲美國的富豪還同情於社會主義者，所以美國的社會不會有許多政治的××，又因爲美國文人有價值，所以一舉一動都要出以莊重，但返觀我們中國却不然，前者姑不說，即如後者亦有天壤之別，然而最特殊的却莫過於我們中國人祇是靠天吃飯，不相信麼？且看連日來各地的水位報告和各地的旱災報告。

## 帝國主義與鬼

廣東人常叫外國人爲鬼，例如西洋鬼，印度鬼，東洋鬼……這種稱謂自然不是憑空來的，廣東人首先受到了外人的壓迫——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神奇的大砲，神奇的機關槍，神奇的兵艦等等首先在廣東人身上揚武耀威地開過花，所以廣東人便莫明其妙地承認他們外國人是鬼。

鬼，我們中國人是最怕的；小的時候聽過許多鬼的故事，然而當時總是毛髮悚然，滿以爲一陣冷風就會把鬼吹進到眼前來，及長嘗讀『聊齋』及『閱微草堂筆記』，則愈信鬼怪之說，每認宇宙間的萬事萬物已是相對地成立着，那有陽間便有冥府。

大概是年紀大了的關係，對於鬼的見解却稍爲變遷了，那時總是從本身出發；假如自身是正，當然是尅邪，假如自身是善，惡是不會侵來的。何況經驗比較豐富了，鬼也實在沒有

見過。

然而像廣東人所稱的外國鬼，却把我們中國人威嚇得毫無辦法，據說冥府裏的鬼，是分有好幾種的：例如迷人的，便有狐鬼、柳精、妖怪等等；吃人的則有殭屍鬼、斬頭鬼、截腰鬼等等。我們若把外國鬼分頭起來，也不外是這麼幾種。西洋鬼大概是迷人的，東洋鬼大概是吃人的，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我們上下人等都給國聯和美國迷得無法開交，而同時也就給東洋鬼吃得慘不忍觀！

關於對付鬼的辦法，紀曉嵐先生說過，「猶是髮，但稍亂；猶是舌，但稍長，亦何足畏……有首尙不足畏，况無首耶？」這幾句話把鬼弄得技窮自滅，這便是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怕」的意思。外國鬼已然和冥府裏的鬼一樣，那末，我們對之無疑地可同樣用着這大無畏的精神。

我們中國近十年來的歷史，給過我們有過不少教訓，五卅慘案是這大無畏的精神幹

出來的，六卅三的沙基慘案也是這大無畏的精神幹出來的。爲今之計，我們果要解除這些眼前的迷人鬼及吃人鬼，我們只好用紀先生的古法，我們要恢復過去大無畏的精神，我們更要見怪不怪，誠如斯，東北及熱河何難哉？否則，我不敢言，亦不忍言！

## 秋聲秋色

王漁洋的「秋柳」有一首是這樣寫道：

「秋來何處最銷魂，腸斷西風百下門。他日差池春燕影，至今憔悴晚樵痕！愁生陌上黃鸝曲，夢遠江南烏夜村。莫聽臨風三弄笛，玉關哀怨總難論！」

黃仲則的「都門秋思」也有一首是這樣：

「五劇車聲隱若雷，北邙誰見塚千堆？夕陽勸客登樓去，山色將秋繞郭來。寒甚更無修竹倚，愁多思買白楊栽，全家都在風霜裏，九月寒衣未剪裁。」

我們一向聽人家說文人總是表現窮愁潦倒的，彷彿不窮愁潦倒便不能做文人，這句話是有理由的，牠便隱喻着文人的作品是大衆的東西，因爲最是窮愁潦倒却的莫過於大衆；不過，以前的文人却儘是擒住一個「自我」，而少有用大衆或第三者人稱來代替自我罷了。

一年之中最能引起文人感覺到窮愁潦倒的，自然是秋天，讀者看看上面兩首佳作，就是從秋天來的。第一首自然是表現聲色，不過他用聲色編織着有一個作者本人的故事，而這個故事說來也是話多；至於第二首則大家顯然可看出是作者從聲聯想到死，從色聯想到死，這兩位作者總可以說是一位很好的情調藝術詩人了。

其實，表現秋天的作品都免不了這聲色兩字，擒住這聲色才能特別表演出作者的涵意，譬如歐陽修的『秋聲賦』一開頭就寫他在秋夜讀書時所聽到的怪聲。潘安仁的『秋興賦』便是大部分寫着這秋天的色。至於宋玉所說的什麼『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

木搖落而變衰，鬱懷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更不必說了。正因秋天的聲和色是特別的，所以文章才有得做，并且是做得好。

目前的秋天自然還是和舊時一樣，依然有那樣的聲，依然有那樣的色，目前正是大衆的時代，所以文人對於秋的寫作，也脫離不掉大衆的，假定秋天的文章一定是表現這特別的聲和色，則目前大衆的怨聲和大衆的愁色也着實不少呢。

## 還是神權時代

現在無意中翻到了以前看過的『閱微草堂筆記』，其中有鞠訊鬼魂的一節說道：

「我名二格，年十四，家在海淀，父曰李星望，前歲上元，常明引我觀燈歸，夜深人寂，常明調戲我，我力拒，且言歸當訴諸父，常明遂以衣帶勒我死，埋河岸下，父疑常明匿我，控諸巡按，送刑部，以事無左證，議別緝真凶，我魂恆隨常明行，但相去四五尺，即覺熾如烈燄，不得近前。」

熱稍減，漸近至二三尺，又漸近至尺許，昨乃都不覺熱，始得附之……」

這使我回憶起前月康悌路冤魂投案的舊事，我們中國人畢竟還是神權時代的人物，儘你怎麼樣提倡新科學，新智識，新人生，然而這些東西好像始終是着不到我們的邊際一樣。

上海算是中國物質文明的大都市，資本主義先進國所有的各種各樣的東西，我們上海也莫不應有盡有，然而獨有這靈魂顯應却是非外人所可道，西洋人常說我們中國人是住在空中，吃的是風，穿的是雲彩，信哉其言也！

或曰靈魂學說詳之佛家，宋儒參透其半，於國學淵源，均有絕大裨益，何況外人之物質不滅，殆即靈魂輪迴，君何苦諱之若甚耶？

我對此意深覺道理，於是，我又回想起老先生說的凡是外國人都是我們黃炎的裔孫，而外國人所講的電化聲光也還是昔聖早已詳過的格物致知，誠如斯，我們早已進化，外人

不過跟着後面而已。

其實，古時也不見得就不好，譬如古是天下太平，五穀豐登，也就萬非目前干戈擾攘和生靈塗炭所可同年而語，根據康梯路的舊事，我們曉得一下就縮回了兩百年的時代。

文章寫到這兒，叫晚報的聲音來得急促，買進來一看，那血般的大標題，使我又認定由已縮回的兩百年，再縮回到三千年前了。「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誰不佩服！誰不佩服！

假如同文同種的日人肯做美，再假我們以相當的天年，我想我們必會有縮回到洪荒時代的一天，那時是無爲而治，那時是與人無爭，嗚呼，猗歟盛哉！

## 事無古今中外

連日火傘遮天，一身總是熱悶得怪難過；家居已不能書寫，也難得閱讀。冰室自然是風

涼不過的，可是財不惜人威，每每望梅止渴。在這百無聊賴的當兒，常把過去的鬼書拿來消暑消暑。然而事體竟出人意料之外，我居然把事無古今中外的例子，找了一批出來。

「普州戈太守桐園，官朔平時，有幕客夜中睡醒，明月滿窗，見一女子在几座側，大怖呼家奴，女手搖首曰：『吾居此久矣，君不見耳。今偶避不及，何驚駭乃爾！』幕客呼益急，女子啞曰：『果欲禍君，奴豈能救！』拂衣遞起，如微風之振窗紙，穿櫺而逝。」（閱微草堂筆記）

「約克夏某女，在竇宰之瑪拉登地方探視某穴時，見一小木乃伊，高僅十二寸，色黝而雙目瑩瑩，蓋綠玻璃所製者，因攜歸置其寢室架上，其旁無他物，而此木乃伊輒由架墜地，女母異之，以爲必有所蘊，遂以織針燒紅刺之。母頓患目疾，沉重萬分，既而其家疊遭不利，厥後此木乃伊入倫敦大學解剖學專家史密士教授之手，施以精察，而後映以愛克斯光，知爲黑種女嬰遺骸，而曾藥塗製者。然何以能至北境內地穴內，胡爲以綠玻璃假目嵌入，竟百思莫明也。」（報載）

「印人有一種迷信，凡娶婦至三次者，其人將立遭凶；若先與一樹行假婚禮，則生命可保，樹輒爲甘蕉等類，其禮節一如真婚，向樹行拜禮，以黃棉線繞於樹幹，置婦人衣飾於樹之附近，并於樹之四周，洒水三次，新郎與一樹新婦之間仍照常禮，設幕爲障，凡已婚婦所佩之頸鍊，均由新郎之手繫於樹上，禮成，伐木，分爲二段，交置而焚之，且行葬禮焉。假婚禮畢，再行真婚禮，則爲第四娶，於是新郎可免暴卒云。」（報載）

此外，今天的報紙還載有白俄利用死蛇以劫人家的財物，這使我無端又回想到十數日前報上所載的，什麼浦東有十數年無人居住的空屋，發現有新鮮果餌的事，對此，人們還以爲真有神仙妖狐降臨，後來才打探出是一些流氓設着騙局，以漁肉無知鄉民。

像這一類的事體，報紙每天有揭載。假如看報的人能把來和過去的書本相對照，自然是一服清涼劑，至少是勝過西瓜十倍，何況這還有智識份子的副作用，卽是：「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寫畢賦詩一闕如下：

姑妄記之妄表之。

窗前炎日苦人時。

自知難寫民間事。

且學秋墳鬼唱詩。

## 英雄所見略同

本月十八日某報載太平洋學會我國代表胡適先生語往訪者紀事一則：

「日本在中國北部及滿洲與上海之軍事侵掠，反有促成中國各派統一之趨勢，故其結果中國狀況大體有進步，希望此項進步繼續不輟，俾能吸引國外之投資……」

我們讀了這段紀事，起碼有兩種感想：

一、我們無形中承認九一八時，日本代表在國聯的評語——「中國為一無組織系統的

國家。日本代表之所以評我國爲無組織系統的國家之原因，就是「中國各派的不統一」。胡適代表的說話原是所謂「不打自招了」。日本人還在用機關槍大掃我們的時候，日本人也曾說過：「我是站在中日親善上面來作軍事行動的。」現在，胡代表也說日本在中國軍事侵略，「反有促成中國各派統一之趨勢」，足見日本人原是愛吾國人民如赤子的。然而這些話若在日本人看來或許是有不滿意的所在，因爲胡代表畢竟還有小姐的扭扭妮妮的態度，而終不敢索盡說明日本在中國的軍事侵略，反有促成中國的國家組織化。

二、胡先生說中國在日本軍事侵略後的結果，「中國狀況大體有進步」，這層，胡先生自然沒有把四川的內戰和新疆的事變算進去，否則，他的結論必然又是要四川和新疆事變之平止，除開日本軍事侵略外，別無他法。這便是以夷制華的謔言偉論了。胡先生「希望此項進步繼續不輟」，如果「此項進步」是指川事和新事而言，那他的意思却就是「開門見山」或「一指見血」地道破了這「五十年」前的中國還需要日本人的大炮和機

關槍，蓋所以警醒『蠢如豕鹿』的中國人民。然而，以後怎麼辦呢？這在胡先生的意思却再乾脆不過：『吸引外國之投資。』不錯，現在外國人因為中國不穩定，不大敢投資，誠恐一投資就弄到不但子利無望，即如母本也弄不同。這大概是沒有把借棉，借麥，開什麼鋼鐵廠等事放進去吧！

我寫完了這兩段感想，便又無意中聯想到以前所讀過的一本『旅行日記』。這是美國的女作家 Gertrude Katz 寫的。當這作家一到北京時就說：北京人如有住屋的話，那住屋就是那舊得很難看的泥牆，為所謂四千年來的文化所包裹……他們沒有讀書的機會，他們好像還不是人類……文化或近代化底唯一記號，祇表現在長城以內的外國公使館裏……這兒，我們看見有為天，為上帝，為太陽，為月亮，為星宿建築出來的莊嚴華麗的廟宇，但這些廟宇從沒有建築來為人類的……以我所看見的範圍來說，有更大的日本勢力來影響中國人，中國人也是無損害的。因為日本人的家鄉僻巷固然是壞的，但衡之以中國的

則有堂和地獄之差。

以上的話固然是胡說，彼此却正是英雄所見略同。

## 中國的城市

「戴笠子的人做來擎洋傘的人吃，擎洋傘的人做來衙門吃，」這是很普遍的鄉諺，這鄉諺自然是證明了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古訓。

擎洋傘的人，不用說比戴笠子的人斯文，斯文兩字在中國人的眼睛裏，就是讀書明理的意思。衙門不消說就是斯文總匯，所以比較戴笠子來得稍爲斯文的擎洋傘的人，便都以衙門爲終極的目標。

我們中國是以農立國的，這些斯文份子當然是從農民羣衆中選擇出來的，其所施的方法，不外是讀書考試而已，被提拔出來了的人，便都廣集城市，而城市自然是吃着鄉村的。

然而當時的鄉村經濟還沒有破產，牠不特不仰賴於城市，而城市反而要以鄉村為依歸。譬如以前各城市的官紳每屆春末夏初則防堤，及一有荒災則辦理平糶等等，都是城市溝通鄉村，而終於靠鄉村的證明。

現在可不同了。城市對鄉村成了相反的地位，這在茅盾先生的「子夜」裏已經表示得非常明顯。該書二六和二七頁說：

「玉亭，你看我們這社會，到底是怎樣的社會？」

冷不妨是這樣一問，李玉亭似乎是怔住了；但他到底是經濟學教授，立即想好了回答：這倒難以說定。可是你只要看看這兒的小客廳，就得了解答。這裏面有一位金融界的大亨，又有一位工業界的巨頭；這小客廳就是中國社會的縮影。

但是也還有一位虎奉「太上感應篇」的老太爺！  
不錯，然而這位老太爺快就要——斷氣了。

內地還有無數的吳老太爺。

那是一定有的，却是一到了上海，就也要斷氣。上海是——

照這一段意思，城市便成爲絕對統治鄉村了。牠之所以統治鄉村，就是民族工業和金融大亨都一齊向鄉村榨取，剝削。鄉村已被蒸涸了，城市豈不是膨脹了麼？然而不會的，大家可以看出上海仍然是窮的。上海之所以窮，就因爲牠還是給外來的帝國主義所榨取，剝削，而帝國主義是絕對統治了上海。

簡言之，中國的城市就成爲帝國主義征服中國鄉村的代理人。這便是今日中國城市的秘密，也就是今日中國社會的癥結。這兒，我們必需明白中國民族應求解放，其解放的對象必然是帝國主義。那末，中國城市上的勞心者就該當聯結成一條戰線來反帝國主義。然而不幸得很，這兒發生有各派的見解——

目前顯然是各不上下，相互對壘的陣勢，各派的人各爲了各派的目的意識都拚命——

推」和拚命「拉。」這自然是他們的戰術。這戰術之神祕更無須去道破。然而被「推」和被「拉」的人究竟怎樣呢？

## 拉

根據報載月前有位窮人因沒有錢搭輪船，便被輪船上的當事人推落水裏去了，於是報紙上的副刊便有推的文章出來；數日前，有因賭博而被巡捕踢進到浦江裏溺斃的，同樣，報紙上的副刊也有踢的文章，現在我來做拉的文章，其根據也自然是免不了報章。

驟看來，拉和推及踢，是有相反的涵意。例如推和踢的結果，都是一命嗚呼；而拉則恰恰可從嗚呼方面拉到生這一面來。簡單說，當一個人被推和被踢落水裏時，有人來一拉，則被推和被踢的人就未必死了，然而事實却不是這樣。拉和推及踢，其結果怕也是同樣。

一切資本主義的社會都必然是容許一團不靠勞力也不靠勞心的人的文章，他說他

在革命理論方面堪佩服馬克思和列甯，而在文藝的領導方面就高爾基亦不配等等。這證明某某先生就被上海這般靠消息吃飯的人推到某一派了，某某先生不願被他們這一推，故來這一反抗廣告。這事以後不久，某某先生又在某報來一篇給編輯先生的信說，他並沒有聯合某些人來反對某人，他已沒有給人家罵，人家對他說很客氣，人家絕不會罵他，這封信又說明了某某先生已不願被推，則有人來拉他，然而他也同樣是不願被拉。

按照中國人的舊習慣，凡是不給人家拉的人，主動的平常總說：「奴才，有眼不識泰山，接着，便說不定會有意想不到的結果。那末，某某先生有沒有這樣的前途，那倒是難說了。羣存。這便是所謂寄生階級。上海當然不能例外，所以在上海便有許多像歌郭爾「巡按」裏的吃消息的人，這般人是逢東便說西便，逢東西便說南北的。這般人在太平無事的時候，也要掀風作浪，何況已然有了風，這時他們便來推波助瀾了。

凡是老上海的人，都以說話做事為戒心，否則，便都成為別人的材料；一成為別人的材

料就只有讓人佈擺了。數禮拜前，我曾看見某某先生在某某報啓事般：

推自然和踢一樣會溺斃的；拉，其實也一樣會溺斃的。死，誰都本能地反對，所以會把人弄死的，推，踢，拉，便大家都不願意接受了。然而，現在的社會，主動這三種死法的人，顯然是有着。一推，一踢，一拉，都有其作用，那其他的下文，主動的人當然是不管的，何況目前竟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兩條戰線的鬪爭。但可惜的就是其中被推，被踢，被拉的人，萬一事體弄得不可不巧妙時，那真是……

## 文化之一角

「體怠髮催氣息嘶，盈盈眼底淚絲絲；

廬山早已無真面，憶着前郎意總訾。」

人們讀了這首詩，自然會在腦子裏無端地想出一副很美麗的畫圖。說到這個畫圖的線條，不外是一個女子在……

現在有許多小說戀愛小說簡直破了產，除千篇一律地描寫三角，四角，五角，乃至多角以外，其前途總不出性史。這話自然是對的，并且像這一首詩也正是具體的性的表現。然而，當我們回頭來想一下，這種罪過不只是作家的沒出息，其實是整個末期資本主義的文化破產。你看電影就祇有美人的肉腿，不曰香豔，則曰細膩，纏綿。

綜之，末期資本主義的文化是肉！

那末，照上海目前社交定律來說，這一首詩應這樣繼續：

「無復當時雨雨風，斜將腰臂枕郎躬；

遠山眉黛疑春意，斷續聲聲斷續鐘。」

假如再歸根究底來說，那末，資本主義的女性無論如何是喜歡做男人的玩具的，因為是玩具，她也就無形中變成爲一份財產。男子絕對不把自己的女人看作是妓女，而女人也絕對不把自己的男人看作是嫖客。男子之所以愛護自己的女人，就因為他在千辛萬苦的

事業途中，找了經濟，贍養了她，他成了她的俘虜；而女人之所以愛護自己的男人便是「良人者，所仰望於終身者也。」

綜之，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一切都建築在經濟條件上。男女關係自然不會例外。這真怪不得戀愛小說的前途是性史，其實電影的前途又何嘗不是性史？性是決定男人自己願不願做女人的俘虜，和女人自身願不願做男人的財產的頂點。

誠如是，前面兩首詩要繼續的話，大概可以這樣繼續：

「阿儂家住姑蘇城，宵小年華便懂情；

桃葉桃根埋舊恨，風塵今始覺重生。」

## 孩子

「你祇是睡，睡，孩子病到這樣都不理！」

晚上十一點的時分，一切都是死般的寂靜，房裏只有一架時鐘在的答的答地響着，女人坐在孩子的身旁，一面在這樣說，一面則替孩子揩汗。

「喂，你聽到了沒有？孩子今天晚上好像是特別痛苦的樣子！」

女人又這樣繼續着說，但說時却流着眼淚，滿以為孩子的病是過不了今天晚上。

給女人這樣逼了兩次，我便由帆布牀上爬起來，走近到她的牀邊，伸手摸着孩子的額頭。接着，我便無可奈何地說：

「是的，孩子今天晚上的確是不同，他頭上所流的汗，簡直和酒水一樣，一身就冰般的冷，成天整晚總是昏昏沉沉的睡！」

說完了，我仍舊縮回到帆布牀裏。這時，天氣還拖着暮春的殘寒，房裏灰白的燈光，把屋裏的一切佈擺都照成爲一幕悲慘的場面。

女人的眼淚更流得利害，好像要從嗚咽的光景轉變爲嗚啕痛哭了。

我因之而不耐煩起來。

「當他前兩天發燒時，我就說是出癩子，你始終不相信，你總以為鼻孔裏沒有鼻涕，眼睛裏沒有淚影，不是出癩子。你把金雞納霜給他吃，你又同他洗澡。」

女人聽了我這幾句話，真的是唬啣了。

「我們沒有錢請醫生，這個地方又不好，要找一個人商量都不可能！」她說時是一把眼淚和一把鼻涕的。

於是我的眼淚也不期然打從眼睛裏淌了出來，心不斷地承認自己是罪過。她原是好的，以為孩子是發燒，吃金雞納霜是沒有關係的。何況她自己還住過醫科學校，對於疾病還有些門路。

女人看見了自己難過的情形，也就轉過了話腔，把孩子的責任放到她自己身上：「果有什麼不測，都是我誤了他！」

我聽了這句話，一身的肌肉霍地跳了一下。接着，我又從帆布牀上站起來，在斗般大小的四裏踱來踱去，腦筋便儘在打量着孩子身後的事體：棺木，墳地，粗人等等。

這樣的苦狀足足經過了一個禮拜。

孩子在一禮拜後，仍舊是滿健康。他每逢自己要出街去，或從街上回來時，就嚷着：「阿爹！阿爹！」並且，他那蘋果般的兩頰更笑美美地逗着自己不少的安慰。

## 是鬼話罷

唯美主義的文學產生在社會的矛盾當中。唯美主義者因在現實找不到安慰，故特意在幻想的形式下，美化其生活。已是美化生活，便必然是非生產的，非政治的，並且是色情狂的 (Erotic)。

中國的社會，到了目前，可算是極端矛盾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種空氣籠

罩了整個出版界。在出版界工作的人，隨時都感覺着一陣陣的霉氣，燻得實在無法。這時，自然有不少有爲之志士竟能像羅曼羅蘭一樣，作下列的叫喊：

「我們周圍的空氣沉重極了……世界窒死在他的精明而醜惡的利己主義之內。世界絕息了我們開窗呀！我們納自由的空氣進來呀！我們來呼吸英雄的靈氣呀……」

然而我們周圍的空氣總是怪悶人的，你就開窗呀，你也納不進自由的空氣。於是，一部份的中國智識分子作家便來做夢了。「東方雜誌」新年號的夢大概是這樣出現的罷。

一說到夢，我們自然不會忘記弗洛伊特，他用了科學的方法，將夢從心理分析下手，終於成功了夢學。這對於人類歷史文化是有很大的貢獻。他說夢是性慾(Libido)苦悶的再現。一個人如夢見凸的事物如筆，墨，竹竿等等，便代表着陽性的生殖器，如夢見凹的東西如老瓶，碗，硯等等，便代表着陰性的生殖器。

我們現在如利用弗洛伊特這種方式來解釋我們中國這般智識份子作家的夢，便很

困難，因為我們在他們的夢裏總看不出有像上面所說的，或凸或凹的，代表生殖器的東西。例如：

「經過若干年軍閥混戰之後，又經過幾次暴動之後，中國必然的走上科學的社會主義之路。」

「關於未來的中國哲學，莊子的齊物論會解作 *Dieisen* 的邏輯差不多的意思。那時，老莊哲學在某部分特別為中國人所推崇，盡去一切消極頹廢的解釋，建立中國哲學上的認識論。」

「關於未來中國的道德思想，儒家的思想定遭一般人的唾棄，而墨家的實踐精神却會大發揮而特發揮，建立未來中國的新道德。」

「那時紅樓夢，納蘭詞及曼殊大師的名畫之類，都在被焚之列。」

這個夢，我有這幾點不懂：未來的中國已是必然的走上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何以代

表農民的後退的老莊哲學，某部分會特別爲中國人所推崇。未來的中國已是必然的走上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何以代表商人的墨家實踐精神會變成爲新道德？中國已是必然的走上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紅樓夢，納蘭詞及曼殊大師的名畫，何以一定要拿來焚燒？

這個夢簡直混雜在進步和退步之間，簡直帶了有仇報仇和有冤尋冤的殺氣。做夢，我們自然不敢担保牠沒有殺氣，然而這在弗洛伊特的夢學裏，却找不到說明。至於混雜，則他却說過有男孩是偏愛母親，而父親則偏愛女孩的說話，并且他稱這種現象爲奧特普的錯綜 (Complex of Oedipe)。這名詞據說是出自希臘神話，奧特普猜中了斯芬克斯 (Sphinx) 的謎後，便娶了約卡斯脫 (Jocaste) 可是約原來是他的母親，母子成婚，故稱之爲錯綜。

那末，做這個夢的人當然不會有這母子的錯綜，但是不是因爲「甜兒」的錯綜，則頗有蛛絲馬跡。假如我是「不幸而獲知言之名」，那末，像這樣的夢倒不如不做。總之，這不是

一篇神話，便是一篇鬼話。

### 讀書心得

詩人是敦厚而蘊含的，否則所作之詩便失却雋隱，而不能令讀者仔細玩摩了。

小的時候，喜歡讀唐人詩。每讀到『花徑未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這兩句，總以爲裏面是含有一種寓意。這大概是描寫一個處女最初和一個男子在洞房時的自白。又當讀詩至『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這兩句，便硬說是定情的情形。頭一句是說急色兒的情狂，而第二句則露着性後的疲倦。像這樣的意思，自己在當時是很神往的。每怪作者不赤裸裸描寫。後來，自己也曾學爲詩如：『朝陽雖好易西斜，世事繁華不足誇；一代英雄名士骨，而今唯聽暮啼鴉！』先生對此詩嫌太露，少年人具此傷時感世的淨化念頭，前途總不是好現象。

自從先生這一批，自己便不敢作詩。那時便來多讀，固然常發現有描寫得異常逼真的句子，如黃景仁的『調麀調水人，誰在况值傾囊無一錢』及『全家都在風霜裏，九月衣裳未剪裁』等。可是當我一拿來質問先生時，先生便以這是短命鬼的寫作來搪塞。『短命鬼』是誰都怕的，尤其是年小的自己，因之，索盡不看這樣的詩了。

不錯，詩人是要敦厚而蘊含的。你看吳偉業『題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的詩罷，他用『射雉山頭一笑年』和『想思千里草芊芊』這兩句詩來代表『董』字，又用『珍珠無價玉無瑕』和『小字貪看問妾家』來說明白的名字『小璇』。最後，因為董小璇在明亡後，爲清廷擄爲宮女，詩人竟用這兩句詩寫出冒辟疆對她的哀怨：『欲吊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此外如王漁洋的『秋柳』之一：『桃根桃葉鎖相憐，眺盡平蕪欲化烟；秋風向人猶旖旎，春閨曾與致纏綿；新愁帝子悲今日，舊事公孫憶往年；若遇洛陽珠瑣鼓，松枝相映夕陽邊。』——更是用意深長，無從摸測了。

然而，對於爲文却不然。先生每喜歡「一針見血」和「開門見山」的文章，所謂「一針見血」和「開門見山」者，卽作者應勒住題目，用最經濟的字句，頓然道破題意之謂。例如略賓王的「爲徐敬業討武嬰檄」的開頭：「僞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先生常叫我們讀「左傳」和「東萊博議」這兩本書雖正相反的，然而在先生意下，却認這兩本書不拘在褒或在貶某一件事，總是「一針見血」和「開門見山」的。

據此，爲文之道是與詩不同，文有說和論，說者需要說理明白條暢，論者貴乎像老吏斷獄，這兩者都免不了露蓋露，才能有理和有力。文是用不着詩的敦厚和蘊含了。

但是自從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因抗敵不住帝國主義的槍彈，便來崇拜西洋的物質文明。那時，我們稱外國人爲「番」，這自然意味着有「生番不服王化」這「番」字真給我們使用得異常澈底，你看，自從帝國主義打破了我們的圍牆，我們還不是樣都番（卽顛倒之意）了麼？這在詩文方面也剛剛演了這顛倒的花樣。現在就拿黃遵憲

### 先生的詩來說罷

「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卽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爲古爛班。」

黃遵憲先生這樣的作詩態度一表現，詩人的敦厚和蘊含便無所謂了，前人認爲不能入詩的字眼，現在都一一錄用了。你看林庚白先生的詞，你看「市聲艸」的詩，裏面有「兵兵」又有「墮胎」等等，像這樣的詩，的確是變作文了。

然而文之在今日，却又變作詩了。牠反而注重神祕，反而講求敦厚和蘊含了。現在就舉一個電報來說罷：熱河失守以後，我們的北方總軍符的將官終日都拍電曰：敵如攻長城南，則迎頭痛擊，誓死抵抗；同時，東京的電亦說：華軍如進擾長城北，則應進攻，務除腹患。這兩種電文的表示如何，雖黃口稚兒亦知其結果卽等於吳偉業的「射雉山頭一笑年」和「相思千里草芊芊」的詩，是表示「董」字，而「珍珠無價玉無瑕」和「小字貪看問妾家」這兩句是暗諷「小宛」了。

嗚呼！詩文番樣，河山亦變色矣！

## 義和團的故事

連日，天雨絲絲，空氣異常沉鬱，因而晚上和白天都難以安睡，一身總是滑膩膩地怪難過。走到這兒，這兒覺得不妥，跑到那邊，那邊又感着無聊！

今天起來得特別早，若照例則措過了面便看報，然而今天却是措過了面便準備穿好衣裳到外國墳山去玩一陣，對於報紙實感不着什麼興趣了。那曉得一走到後門，那『灤東各縣相繼淪陷』的報紙大標題，又好像是女人的渾圓的腿臂在誘引着自己。於是，折回頭來，索盡把今天的報紙再拿來詳細讀下去。

第一版的時事新聞載滿了『灤東各縣相繼淪陷』的電報，第二版要聞載滿了各要人關於政府的施政及勦共的皇皇偉論，第三版本埠新聞則大登華安大廈的某女郎自殺

的零隱記，是這樣一頁一頁讀着，一肚子憤火有如工廠裏的熔爐。中國的版圖已給日帝國主義吞併了四分之一，先前以爲長城爲界可以壓日獸的慾壑的，現在唯恐以黃河爲界亦難保其不再窮侵矣，嗚呼！「誰惟爲之，誰令致之？」

我仍然跑到了外國墳山去玩了一陣，不過，一邊行一邊想，我總覺得我是生活着在三、十餘年前的時代無異！頭上有雍容肅穆的西太后，西太后有榮祿和袁世凱做左右兩臂，老百姓本身原像是「蠢如豕鹿」的義和團，祇相信精神的血肉衝鋒，而不知衝鋒的結果還是左右不了西太后的一紙詔令，至於榮祿和袁世凱的新軍槍械則始終是「安內」而不是「攘外」。

滿清自從康梁變法失敗以後，南方便發生有擁護康梁變法的民衆祕密組織，這是以排外和反對西太后個人爲目標，促成康梁變法的，是當時幾次帝國主義的戰爭，破壞康梁變法的，是西太后民衆這兩種目標原是由當時的客觀事變反影出來的。那時，西太后雖深

居宮中但對於這般民衆之反對她個人也相當明瞭於是她爲了轉移她個人的箭靶便來一個移花接木的妙計令各省制軍幫助這般民衆一致作排外的運動民衆得了政府的幫助便發展得異常迅速他們誇言有符咒可以戰勝帝國主義不怕槍不怕砲赤手空拳能制勝洋鬼子的火藥和彈丸！

然而榮祿和袁世凱是不相信這把戲的他們曾把當時的民衆召了幾個來實彈試驗結果那誇說有符咒的民衆還是和別人一樣槍一響則應聲而死榮祿和袁世凱明白了這種實在情形便放胆聽民衆去自由行動因爲他們生怕這民衆的把戲會弄假成真以排外行動的開端終於打倒清廷。

民衆運動一開始就殺了一個日本使館的書記接着又殺了一個德國公使這兩件事震動了各國遂在一致的保衛公使和僑民的前提下調動軍隊集中北京焚燒劫殺奸淫擄掠演盡了空前的駭聞這便是中國歷史稱之爲八國聯軍入京的庚子之役帝國主義的

對象自然是民衆，而清廷——特別是榮祿和袁世凱的對象又是民衆，民衆受着這前後三夾攻，終於是一個一個地死得精光！

當事變正在水深火熱時，西太后曾拍電給英國維多利亞皇后，請求她來調停，想個善後辦法。於是，中國的關稅和鐵路等遂雙手送給帝國主義了，同時，還把當日異常反對民衆運動的大臣如毓賢等加以賜死，以謝天下。這樣一來，清廷便收得了內已「安」而外也「攘」了的結局。

「當日唯恐其不起而現在則唯恐其不死，」廖夫大這句話，真是一切統治者「安內攘外」的新詮。我寫這篇文章時，發現出我們中國的歷史是完全地重演了，間中有些不同的支節不外是：第一，這歷史有些主角的性別不同，其次，目前的毓賢雖在熱河承德失守以後，派過大軍到喜峯口堵塞過義勇軍且拍電大罵義勇軍有類似通敵的嫌疑外，「賜死」以前却沒有做過這異常崇高的執聯。

「臣死國妻妾死臣，謹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嬌女七齡老稚難全未免致傷慈孝治」  
「我殺人朝廷殺我亦復何憾惟自愧奉君廿載歷官三省涓埃無報空嗟有負聖明恩

第三，則目前的×××是給國聯和羅斯福拍電報，而不是拍電給英維多利亞皇后！

## 爲了「什麼」

日本人沒有打上海以前，揚言在四點鐘以內，定能把上海解決。他們說話時的情形大有：「轟爾中國小醜，豈能與帝國相抗？」

然而，當戰爭真正爆發了以後，帝國海軍首先就在天通庵受了個重創，接着，又在楊樹浦，曹家橋等處被中國十九路軍，打得落花流水，不亦樂乎。就在這個時候，他們也依然喊着：四小時內准可解決上海的誇言。不過，誇言終無補事實，虹口一帶却一時三刻都有他們的

屍車轟隆轟隆地運着他們的傷兵和死兵。

大概是運回傷兵和死兵太多了的緣故，東京在當時發現有所謂索夫團的婦女組織，這正所謂『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的寫照。然而就在索夫團進行得有些白熱的時候，他們也還說着四小時解決上海的誇言，他們愈是喊得利害時，他們所受到的失敗愈大，蘆漢一役，幾乎就把他們弄得全軍覆沒了。結果，他們三易指揮官，並且在支持了四十多天，和某些漢奸的作祟的條件下，才勉強解決了上海。

『天皇神明，是目前全世界經濟危機的救星』這是日本法西斯蒂瘋話，怪不得他們竟在存亡危急之秋也還喊着四小時的誇言。這是維持帝國威信，爲了帝國威信。

我們熱河自打仗到現在，也天天見着報載某旅死守某地，某軍扼守險要，敵逆被戮多少等等消息。然而由目前的情勢看來，我生怕我們的死守，扼守，被戮，會變成爲日本人的四小時準可解決上海的誇言。假如這死守變爲退守，扼守變爲調防，被戮的被動格變爲自動

格，那熱河就成問題，而平津也非變成孤城落日不可了。

日本人常說中國的打仗不過騙騙人民的金錢，金錢一到手，便不會打。這自然是胡說白道。可是事實却又難免令我們快快然！

日本人爲了帝國威信，在上海一再受創；我們現在究竟爲了『？』。日本人的『金錢的謊言固不足信，那末，是不是爲了不重傷和不擒二毛？是不是爲了精神勝利？』

## 似幽默非幽默

辛克萊曾在正月廿二日於美國加里福尼亞大學對學生演講『和平的唯一希望』。他的意思首先說明目前的國際局面又陷於一九一四年的地位了，許多財產和人民又要作無謂的犧牲了；其次，他就指出近代的戰爭和近代的資本主義是同義的（Synonymo），資本主義的生命就是戰爭的生命，戰爭的消滅就是資本主義的消滅；最後，他表示出在

這回戰爭中，美國人應站在蘇俄方面幫助中國民衆向日本的蠻橫宣戰。

辛克萊自從這樣的演說詞發表以後，加里福尼亞的牧師拉經博士(Dr. Larkin)竟在「泰晤士」報發表一篇認辛克萊爲暴徒(Rogue)的文章。於是辛克萊便這樣幽默地給拉經牧師回覆了下列一封信：

「我親愛的經博士：今天早上，我在「泰晤士報」拜讀了你對我的演講的追擊，并且我也意外地領教了你所謂「暴徒」的侮辱。我是經常地給很有勇氣反對暴徒的基督教牧師所打擊，在你心裏始終沒有發現過你，有時害怕着耶穌也是暴徒中的一個麼？你該還記得他彌留在地宇裏的最後情形，并且你也該還記得他已經變成爲暴徒的領袖，他失以不能宣示他的正統的教義。

「我希望你會讓我送一本拙著——「他們叫我爲木匠」——給你，在這本書裏，你會看到我已經把耶穌看作是暴徒的意思推敲得很可能了。自然，我是實在不饒得耶穌在

今年冬天會不會來遊歷我們這個地方，他或許會很高興地派遣愛因斯坦教授來做他的代表，然而，假定他會來，又假定你會把他釘在十字架上，那末，你在來世或許會受着很大的苦惱！

「泰晤士」報的記者們自然不會來過問這事體的，這因為他們願直接到地獄裏去而不願會見耶穌。然而我倒這樣想：假定你是會見了他坐在偉大的雪白的王位上，并且你又認了他變為正是你要逮捕和襲擊的暴徒時，那可不得不得你會向他說些什麼話哩！

現在，我們中國已有人說辛克萊商人化了，他們的理由以為他是生長在商人化的美國，所以，他自己來開書店，出雜誌并且運動得諾貝爾獎金。關於第一個原則，就等於「西遊記」上寫的唐僧和豬八戒一行人等渡子母河而豬八戒飲了子母河的水遂即腹痛受孕一樣。開書店和出雜誌是第一次大戰時的事體，他正因為給商人化的出版界所封鎖，才來

這樣地獨幹的。委實，像他能這樣地把美國資本主義的猙獰面孔曝露給我們看，並且能不斷地鼓動美國的民衆來幫助我們打倒強盜，商人化其事業有什麼相干呢？何況不商人化正是被壓迫者的吃虧處！現實是卑污的，理想是崇高的，不經過卑污的現實，怎能飛躍到崇高的理想方面呢？至於所謂運動諾貝爾獎金，更是無稽之談。假定強盜的手槍已經對準了你的胸口，而強盜還有剩餘的手槍給你，你要不要呢？據報載辛氏之被推為諾貝爾文學獎金候補者，是出於全世界的馳名學者之意思，例如愛因斯坦，羅曼羅蘭，蕭伯納等。假定諾貝爾學院是無分畛域，一體同仁，那他毫無問題早應該受獎。可是事實相反，諾貝爾獎金終送給銀灰色的高爾斯華綏了。這何損於他的大才盤盤他的精神，他的人格，無論如何是值得我們無條件地尊敬的。中世紀時，有許多僧正作家，每在寫作時，自翹典故，以眩惑觀者。啊中國，中國原來還是停滯在中世文化的節段上！

## 松崗與顏郭

聽說松崗在啓程赴日內瓦時，他的母親曾賜了一柄刀給他，且對他說：你此行如在日內瓦失敗，則應引刀自刎。

松崗秉母訓，在日內瓦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以逞其鼓簧之術，不日退出國聯，則曰中國爲無組織狀態的國體。然而天理昭彰，日本人的暴行已爲世人所洞悉，所以他無論怎樣地拼氣拚力，總難得到大家的同情，除着暹邏一國以外。於是，松崗每在出席會議後，一回寓所輒懊惱萬分，殊有「龍泉腰下劍，一看一摩娑」之勢。

洎乎十九國委員會草案通過以後，松崗更覺得毫無體面，不得已乃作荷蘭之遊，藉以解嘲。這時，松崗如真的是孝子，如真的有大和魂和武士道的精神，那他應該「引刀成一缺，不負少年頭。」

然而他不特不計出此，反而造成從日內瓦移回到熱河的國際局勢。這便是說：「不特憑藉三寸不爛舌來掩盡天下人的耳目，那末，鐵甲車，飛機，炸彈，總可以給天下人轉移空氣，天下人已不相信大日本的公理，那就來相信大日本的武具罷！」

論武具，中國當然不如敵；論準備，中國也不如敵；論指揮，中國也不如敵，於是乎熱河一仗又成爲重版的九一八了。顏福慶郭三代表在日內瓦爭來的國際體面，給種種的「不如」拋到九霄雲外了。他們祇好來辭職了。他們不是松崗，但松崗的命運却移接到他們身上來了。

弱國無外交，這自然是千真萬確的。

其實，我們中國何嘗是弱國！君不見中國有二百萬以上的軍隊？中國的金錢有百分之九十是費於買洋鬼子的軍火？中國的守土長官是時刻都說「戰鬥到底」、「城亡人亡」、「一兵一卒也得奮鬥」……

「甯爲太平狗，毋爲亂世人」應改之曰：寧爲強國狗，毋爲中國人！真的，我們是遠比不  
上外國人的狗！

## 還可以避邪麼

我是從四川一個農村裏出身的，但在這一切都是中心的上海却一連任上了有八年的時光，在我心裏始終隱理着這兩件女人的事體：

一，在鄉下的地曠人稀和物質不發達，農民總是給神鬼觀念所支配。神是代表正的，鬼是代表邪的，正的神是懲治邪的鬼，在農民眼光裏，鬼是隨處都有，患病是鬼作祟，出門走路也會碰着鬼。但是神却不容易請來，首先要清心，其次要燒銀寶。於是農民便創出幾種有效力而容易辦的對付鬼的方法，這主要的莫過狗血和女人的褲（月經帶更有效力）。因爲方便的緣故，人的褲慢慢就變成爲懲治鬼的唯一方法了。這樣，在鄉下，女子的褲，特別是

月經帶就等於神，蓋可以避邪也。

二，上海雖和鄉下絕對相反，但在這女神一點，却很相同。在上海，特別是霞飛路和北四川路虬江路一帶，時常可以看出那曾是王孫公子的白俄的偉大精神。他們一任自己的如花似玉的太太跟漢子跳舞，同時，自己却按着鋼琴來和諧他們的脚步。這是再普通不過的。當你有時去找這些異國情調，並且決計在她們身上買一晚或短時間的溫柔時，你便不難發現她們的男人原就是紅娘，他們給你擺好有橡皮袋，沖便了灰錳養藥火。這樣，在上海，女人也同樣是神，祇要她有簡捷的找錢方法，她總能壓服男子。

由這兩個情形看來，女子真是神通廣大了，怪不得我們常聽到什麼：一笑傾人城，再笑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美人難再得。正因為女子是等於神，其實，不外那麼一點東西，所以正當我們民族瀕於淪亡的今日，還有許多神聖戀愛的青年，幻美主義者的青年，今天一封情信，明天一封情書，哥哥呀，妹妹呀，妹妹呀哥哥呀，夢寐不能忘的，嘴巴上不能脫的都是

愛情。古人說：國之將亡也，必有妖孽。這般人恐還不至於是妖孽。然而他們這樣的論調却大有杜牧『夜泊秦淮』末兩句的遺風。

假定中國是亡了，給帝國主義吞併了，那末，他們或許不至於攜帶愛人到巴黎，柏林，倫敦或紐約的神祕街衢，如法模仿白俄的偉大精神。這因為像他們中小階級的經濟是不許可他們來桃之天天的。同時，日本人也不是鬼，上海更不是鄉村，女人的禪子，特別是『月經帶』還可以避邪麼？

## 禮物

你畢竟不是一個時俗的女子，你的意志是這樣堅強。你能在你萬般苦痛的環境找出一條轉變的出路。

從此，你的臉龐便再沒有往日的胭脂香粉；從此，你的身上不再穿往日的綾羅綢緞；從

此你再不要高跟鞋子。手上挽着書包，口裏說着新生活後的術語。

是的，你過去的生活實在是太可令人傷心，家庭不幸，個人非偶，在在都來埋葬了你的青春。你的青春實在就被消磨在血淚裏頭，即如今早你進學堂時的情形——你的父母不理你，你的親戚也懷着嘲意，娘姨對你更帶有點輕鄙；你，祇有你，靜悄悄地在梳洗，梳洗後便又靜悄悄地到學堂去——該當覺得心痛罷！

然而，我對你始終是同情，我對你的心好比是蠅在你身上的朝陽，總希望你從此努力，從此堅決地踏上你的前程。人生永遠是凄苦的，你也是飽嘗遍了這滋味的，但是這同時却是快樂的開始，是智慧的泉源！連日來我都在東奔西撞，滿擬在公司裏買一些禮物送你，但是，我一連跑了幾圈，終沒有把這禮物買成。錢多的，我買不起；錢少的，我不敢買；萬惡的金錢竟阻斷了我對你的一片熱忱。

當今早來向我辭別時，我的心真是淒酸萬分！我的淚水要奪出了我的眼眶，我的音

喉總在沙沙地說不成聲。我爲了隱藏這點苦哀竟說着給你去買些學堂用具。然而你祇說不要，祇說這些用具早已買好。

.....  
你畢竟不是一個時俗的女子，你的意志是這樣堅強，你能在你萬般苦痛的環境找出了一條轉變的出路。

啊我看見了你豐滿的兩頰掠着苦的姿影，我看見你盈盈的明眸刻着有高潔的神秘，我看見了你血紅的美嘴烙着有無限的愁懷……小姐，啊，我親愛的小姐，我不曉得我應該怎樣來贖回這次的歉意！

然而我在目前祇好來請你接受這樣的禮物，心上的禮物。

我願你努力，努力，第三個努力。這是你的人生的正途，你應好好地握住我，我是永遠地抱着這顆火一般的心靈等待着您！

## 「悲哀忽然迷住了我的心」

(一)

嘗遍了流浪生涯的自己，快活固然是很少的，但是苦痛也並不覺得怎麼不怕，這大概是自己的皮膚與筋肉細胞都給苦痛煎熬得有些硬化了罷！

現在姑且回頭來數一數這幾年來的經歷罷。啊，這個經歷麼？當我自己這樣一想，眼前彷彿就是一陣昏黑，心頭便跟着來了個冷噤……

身上祇有兩件破舊的衣裳，在家穿着一件棉袍子，出街時則換一套早已翻染了好幾次的藏青色的大衣。有些同情自己的朋友常因自己的衣服的不整齊，頗有點難為情的樣子，然而我自己呢，自己何嘗又願意這樣討口般地混來混去？

聽說去年的皮子是最便宜的，祇花十多塊袁頭就可以買得一件皮袍子的料子，再花

幾塊錢面子，就可以纏得一件很不壞的皮袍子。於是，自己便從去年十月份開始積錢，滿想積得這二十多元錢來買一件衣裳，換一換體面。然而真有點奇怪，錢好像是長有了翅膀，這筆數目無論如何總積不起來。當我積到有十多塊錢時，房租又到了；當房租付過了而再積得有十多塊錢時，飯館裏的包飯的單子又來了。綜之，每月總盤旋着在房租和飯錢的兩件事體上面。皮袍子於我始終是一個夢境，自己的身體便好像是一隻蝸牛，一時三刻都在地上爬，然而總爬不到這個夢境。

身上依然祇有這二件破舊的衣裳。在家穿着一件棉袍子，出街時則換一套早已翻染了好幾次的藏青色的大衣。

(二)

在上海足足混過了三長年了，這三長年的生活，除掉一張破爛了的鉄床，一隻由朋友處借來的寫字檯，和一把藤椅時時伴着，我由中國地界搬到租界，再由租界又遷到中國地

界以外這支派卡的自來水筆，算是最親密的伴侶了。牠時刻不離開我，牠好像能安慰我似的；當我無論怎樣苦悶無聊時，牠會替我宣洩冤鬱的。然而當我一想到牠的歷史，那我又會像漁夫網得一個鐵瓶似的，眼看着鐵瓶口是吐着一朵一朵的彩雲，又眼看着這一朵一朵的彩雲轉變為灰黑的塵土。

說起來已經是五六年前的事體了。那正是自己還年青的時候，一面在讀書一面在追求戀愛。不曉得怎樣，有一天，自己居然愛上了一個有夫的女郎，我向她說着我的身世，她也向我說着她的身世，我們從此如膠似漆的好起來了。然而這在我一直到現在，都還認作好像是一陣春風。春風固然啓發了我向上迸榮的情思，但春風却也永永地種下了我的煩惱。上海的春雪漂過了一次又一次，大地上的塵土被冷冰地洗刷了一回又一回，然而我的心呢，我的心一想到她便會無端地熾熱着啊，現在，她該當是幸福了吧，美滿了吧。

在上海足足混過了三長年了。這三長年的生活，除掉一些破爛的鐵床，寫字檯及籐椅

以外，便有這支自來水筆常常伴着我……

(三)

最近，頭腦腫脹得真有些程度了。一坐到檯子旁，剛提起了筆，便發覺在發昏着。當我一丟開了筆，拿起書來看時，心又好像在神遊八寶一樣，一時想到故鄉，一想便又想到故鄉的母親。每當我一想到母親，一身便好像給鐵板壓抑得伸不轉，並且也是透不了氣。

母親是六十歲了，她自從嫁給父親以後，便沒有舒服過一天。父親的脾氣很壞，慣喝酒，有時又會賭錢，這自然是一般的農民生活。但他常因喝醉了酒和賭輸了錢，向母親發牢騷，甚至拳足交加地打着母親。母親的性格是異常憂鬱的，無論怎樣總是不響的，就到了萬不得已時也祇有輕輕地嗚咽着。這時，他總是抱着弟弟叫乖乖，不要討爸爸的厭，爸爸要打你。我們兄弟都長了起來，可是都不中用。不久，父親死了，而母親便受着更大的打擊，從此，母親的身體便失掉了健康了。她的眼睛時常流着眼淚，晚上好像不敢與燈火接近，否則她

的眼睛便會腫痛起來。同時，她又罹了瘋濕，這在她是很常說的，每當季候的轉變時，她的兩腳總是酸軟得拖不動，特別是那兩隻腿臂好像有什麼小刀子一樣的東西在挖着她的筋肉。

爲了這事體，我有時也寄些丸散之類的藥物回去，希望困苦了幾十年的母親會再健康起來，看看并且聽聽這樣的世界。然而去年，我倒什麼都沒有買，有時竟一連數個月沒有信寄回去。這并不是我忘記了她，倒是我自己實給生活的輪齒壓榨得有些變態了。這時，我真想換一個筆緞，給她老人家寫着我死了。可是，自己終沒有勇氣把這樣的信寫得成功，因爲我怕她老人家會受不起這種打擊！

最近，母親約莫有四個多月沒有來信了。這反而使得我有些提心吊膽了，我自己固然沒有死，但是我怕母親的身體大概又是腳軟或眼痛了，我以前祇是爲着自己悲哀，現在却同時也爲着母親悲哀。

母親是六十歲了，她是從嫁給父親以後，便沒有一天舒服過……

## 斗室隨筆

一

很久以前，我讀過了賈克倫敦的『革命文集』(Essays of Revolt) 作者以文學的體裁，寫出革命的題材，我覺得我讀了本書以後，是受了不少的影響。『我之所以變成爲社會主義者，』『德布士底幻夢』及『叛徒』這三篇我是讀得爛熟的，爛熟到幾乎能隻字不漏地背了出來。像這樣地下死工夫，現在是不可能了。年齡一天天長起來，腦筋便也一天天複雜了。目前，我對本書的理解，祇是一條輪廓了，不過下面這四句詩，我總還唸得出來：

Now I wake me up to work:

I pray the lord I may not shirk.

If I should die before the night,

I pray the lord my work's all right."

這四句詩，我把來做了我個人的座右銘。我一睡覺醒來，想着牠；我一提起筆來寫文章，也想着牠，我無論在做其他什麼工作，也是一樣想着牠。我和牠或牠和我互相擁抱的時間，已經是好久，好久了。這四句詩的意思是：

現在我警醒我來工作，

我求主我不會來玩樂。

假如我要今天晚上死亡，

我求主我做的工會不錯。

然而不曉得怎樣，我在我的生活過程中，竟走脫了這首詩所指示的路線。牠再也不能像很有吸引力的什麼一樣，使我來崇拜牠，使我再來和牠擁抱。

二

或許是氣候的關係吧，自己的精神很明顯地發生了變態了。我固然不相信生命力的漸變可求得人類的幸福，但同時我也極力否認追求世界意志的悲觀主義者的哲學。然而我總覺得我的生命，如尼采所認為灰色獸類（Blond Beast）的生命，是一天一天走近到 Submerged tenth 來了。自然，像目前的忽而一陣風，忽而一陣雨，有時是太陽晒得人家懶洋洋地，有時又是冷悄悄得頻頻發抖——像這樣的氣候，也是逼得我反常的。何況國將亡，家將破！

大人們始終不能替民族爭光榮，他們所要的是公債，地皮，公債漲價，地皮漲價，他們的大事算解決了一半，那一半不能不算是『勦匪』。他們祇顧這內部的『匪』，對於眼前的強盜却不管。東洋人原也是黃炎的裔孫，中日親善或許是大亞細亞主義的神髓。

然而我的精神很明顯地發生了變態了。眼前的事，提不起精神，未來的理想更有點望洋興嘆。現實是這樣污卑，理想是那樣崇高，卑污固然看不起，然而自己却也不能一步就跳上到那崇高的所在。卑污，崇高，卑污，人就是爲着這兩道堵牆而存在的罷。人用了他的種種勞働換取現實的生活，由現實的生活再來從事理想的發掘。

我覺得我的神經雖然是這樣地變態了，但我的感情反而增強了起來。最近很喜歡來翻翻舊詩。下面的孝斯曼（A. E. Housman）的四節詩，是我最喜歡讀的。我想誰讀了以後，誰都會感覺得音節鏗鏘，氣勢雄厚：

«Far I hear the bugle blow

To call me where I would not go,

And the guns begin the song,

'Soldier, fly or stay for long'.

«Cowrde, if to turn and fly

Made a soldier never die.

Fly I would, for who would not fly?

'Tis sure no pleasure to be shot.

«But since the man that runs away Lives to die another day,

And Cowards' funerals, when they Come,

Are not wapt so well at home.

“Therefore, though the best is bad,

Stand and do the best, my lad;

Stand and fight and see your slain,

And take the bullet in your brain.”

作者孝斯曼是英國人，畢業於牛津聖約翰大學，曾在倫敦大學充當過拉丁文的教授，他一生都忠於古典主義的文獻，編輯了許多書，Maullius 算是他的精力的結晶。他對於詩也頗有研究，生平祇出版兩本詩集，第一本是 *Shropshire Lad*，第二本是 *Last Poems*。這四節詩的題目是『戰爭的日子』（*The Day of Battle*）頭三節帶有反戰的意思，他是個古典主義式的作家，所以他的意思不免是從戰爭的角聲和槍聲的描寫着手。

而說到戰死的不快，然而最後一節却是很好的誓詞。我想這一節詩對於目前的環境，總有點時需。我們要為民族解放而戰，同時我們也得為着解放被壓迫者而戰。茲將這最後一節詩譯之如下：

已是否乃泰來。

我的孩，那你得站住而拚命哉；

站住，鬥爭，要手刃窮凶。

你得把彈丸縮進在你的腦中。

三

一、「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一天晚上，大約十句鐘的樣子，我正提起筆，攤開原稿紙打算寫東西時，一位許久沒有見面的老朋友，鬼影般地跑來看我，當時他儘把我呆看着，我也儘把他呆看着，我們的視線

蜜般地擁抱着擁抱着

天地畢竟是渺小得很，我們自從九年前在故鄉分離以來，事業的憂愁，工作的煩忙，都市的疲倦，固然是催短了我的華髮；然而他在這幾年來的生活追求，也使他的鬚鬢長得又粗，又黑了，嗚呼，「人生如寄，一樽還酬江月！」

我們喝着，喝着，一杯又一杯，當我們互敘到過去幾年來「滄海桑田」彼此便無端地流着眼淚，最後，他說他要明早首途回南國去，我一聽到這南國二字，胸膛登即烘熱起來，啊，故鄉的盈盈綠水，啊，故鄉的蒼翠山嵐，我要什麼時候才能再領略呢？

「你回去見了母親，你替我說不爭氣的兒子還在挨苦，你見了舊時的朋友，你說：」  
二、「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

報載近日長江水漲，漢口有數處已成澤國，黃河及運河又有決堤的險象，年來慈善事業異常普遍，這兒捐錢，那兒捐錢，不曰這兒賑款多少，則曰那邊築堤如何，賑者自賑，災者自

災，杯水車薪，自無甚効力，獨有築堤一節，令人百思莫解。

長江一帶的人民之魚鼈生活，起於一九三一年的春夏之間，所築之堤，祇經前後三載，就這樣崩毀也如故，足見天禍斯民，無所禱矣！嗚呼，這好比天上的月兒，『盈者自盈，』『虛者自虛，』何有國利民福哉？

三、『天地不仁，萬民芻狗。』

聽說北方有幾省旱災奇重，人民相率市人而食，這重見於念世紀的文明時代，未免貽羞友邦。然而天地不仁，吾民有何力哉？其甯，目前的人民不死於災，便死於『匪』，不死於『匪』，便死於殺。與其死之於後二者，倒不如死之於前一者，人生原是來如輕風，去如輕烟，何況生在中國，自爲中國百姓！

## 真茹道上

時代的車輪好像有些停滯了。

社會裏的各種各樣的力都不能按照原來的動向，朝着各方面飛進。好像一池塘的水，沒有風和沒有別的刺激，今天是同樣的一池塘的水，明天或後天又依然是一池塘的水。

這樣，我便覺得我自己是有點衰老了。

因為自己覺得有些衰老，便喜歡找朋友或找同鄉閑話。這些閑話不外是過去的追迴；中間雖會牽扯到目前的現實和未來的展望。然而現實便是一個坭坑，當你的腳還沒有踏進去，你一身先給坭坑裏的霉氣燻得令人可怕；假定你真的是踏進去了，那你後此所受到的災難倒不是坭坑外面的危險的周遭，而正是這坭坑本身的無壑的深淵，你一步一步沒落在這深淵裏，你自然同時會伸着兩手來抓住坭坑的懸壁，你至少想不要沒落而屹立在原來的地位；可是，當你愈抓住這個懸壁，你便愈上當，那懸壁到了一定的期間會完全崩塌。

下去，把你壓得無從翻身。至於未來則簡直是一回美麗的夢境，這夢境自然是有實現的一天，然而在目前却是給四圍的銅牆鐵壁所掩住，正所謂：「桃花盡日隨流水，洞在清谿何處邊？」假定你拚命來尋，你拚命來促其實現，那事實上又會使得你簡直無從開步走！

像這樣一個現實，像這樣一個未來，我想還要許多炸彈，鐵甲車，特別是坦克車，祇有這些東西才能清除我們眼前的障礙。

二

自從一九三二年臨到了我的頭上以來，我便很喜歡在真茹道上來往了。這不用說是感覺得自己有些衰老而喜歡和朋友或同鄉閑談的表現。真茹住了有兩位同鄉——一位C君和一位H君，他們原是我的長輩。過去，我個人因為工作上的關係，和他們是很少來往。在他們眼睛裏，我會被看做是神祕的人物。我是不是神祕？自己是不得而知。不過有一個時期，我的確是到過地下層。

在那個時候，我們做的事體，他們當然是不願意理解，而且他們也不會理解。我想人生就是勞働的，你今天勞働，明天勞働，一直勞働到鼻孔裏沒有氣息時，那你就休息了。同時，社會在我看來，也不過是一種鬥爭的廣場，誰有高明的拳術，並誰能認清楚對象，誰便在這種鬥爭的廣場裏可以獲得勝利的光榮。可是，我却並不是完全現代主義者。有時，我也同樣想到未來主義，譬如美國的愛倫坡（*Alfred Poe*）那樣的人物——一生受盡了饑寒苦痛，因為要救餓和避寒，終去當入伍兵，數年以後，當他的老婆臨死在寒風瑟瑟的冬天，遠蓋着——祇蓋着他由入伍兵的軍營裏領來的一條軍毯的，無端地會使我的靈魂儘在震動着。

現在倒有點不同了。

時代的車輪好像停滯了，社會裏的各種各樣的力都不能按照原來的動向，朝着各方面飛進，我突然地覺得有些衰老了。

於是，住居在真茹方面的兩位朋友，又如萍水相逢般來往起來了。

最近兩個月中間，幾乎每禮拜，我都到真茹走一趟。這樣，我便很清楚地體認出了這真茹道上的神祕。

三

說來實在好笑，自己在上海一向住了有五年，平日除蟄居在帝國主義的指揮刀下面以外，中國地界從沒有去觀光過。坐井觀天，自然是天小，出入在帝國主義的租界裏，祇感覺得這東方的倫敦是異常偉大。假定你站立在那南京路的外灘而朝南京路的西向一望，你就會發現着那些崇樓傑閣和一層一層的洋房大廈，簡直是顛來倒去在動盪不已。同時，你自然會看見在這些地方往來走去的芸芸衆生，實在就等於油鍋面上掙扎的螞蟻。他如那站立在馬路上的紅頭阿三和停泊在黃浦江中的帝國主義者的砲艦，更像是十萬匹的馬力，無形中把你擠着，擠着，終而至於擠到打倒帝國主義的陣線前頭，民族運動是弱小民族

## 的天然鬥爭

最近，我幾乎每禮拜到真茹一趟。我去的時候，總是先由靜安寺路坐一路電車到老靶子路，由老靶子路轉到寶山路，終在寶山路搭着三路公共汽車直到暨南大學門口……

車子是那樣盪來盪去地走着，有時真把人家的臀骨和脊骨都覺得異樣酸疼。車子常常遇着從高的地方駛到低斜的地方，這時，我生怕滿載了二三十位搭客的車子，會把我們一齊吐了出來。然而，車子總是經過寶山路，中興路，而到暨南大學門口。在這些地方，我們每次都可以看到那兩岸的商店屋宇是蜂巢似的百孔千倉。那地宇上面堆滿着殘碑短碣，紅的，白的，黑的，灰的。這些東西真像是一團糟，稍微還好像能嗅得着其中的腥氣。有些店宇和住屋則剩下有危牆削壁，臨風竚立在大自然底下。這醜像被黃衣大漢強奸過了無數妙齡美女，儘向着人們哭訴着哀腸。真的，當一個人在車廂內凝神注視下牠們時，他一定會發現出牠們有灰土一樣的哭懶了的眼屎，一陣一陣地瀉倒下來。

當我一看見了這些東西，我便無端地聯想到中世紀時的 Troubadour 和中世紀時的騎士。那些行吟詩人是專門歌唱當時的美婦，少女！那些騎士是專門解救當時的美婦和少女的困窮，或竟至專門替這些美婦和少女復仇。中國已不是中世紀的中國，那裏會有中世紀時的行吟詩人來歌唱這些被強姦過了的妙齡美女呢？中國已不是中世紀的中國，又那裏會有騎士出來替你這些被強姦過了的妙齡美女復仇打抱不平呢？你們的不幸，你們的冤鬱，究有誰來管領？

當我的心正是這樣似傷感又似解嘲般想時，車子却就使進到交通路來了。我在那兒祇看着兩岸有無數草棚靜靜地躺在地面，不時有三五成羣的衣服襤褸及頭髮蒙茸的農民走出來又走進去。間中也會躡着有結成大隊在那田疇裏工作着的農民。每當我看見了這種景象，我的心總在告訴我這是上海的伏爾加河畔。他們雖不是拖纜的船夫，他們雖不會唱過伏爾加的兄弟們走向光明的船夫曲，然而像這骯髒不堪的「豬糞」總是和他們

一模一樣在挨饑挨寒。他們的血和他們的肉始終是被拿去繁榮帝國主義的上海。啊，那高標標的洋房，那整整的馬路，還不就是這般人的血和肉所填鋪的麼？

這兒應該有一位費多出來。祇有費多才能當作是水門汀，把這些散沙似的「豬羶」團結起來，走向光明去。

#### 四

行行重行行，車子不覺就駛到了暨南大學的門口。於是，我便跳下了車子，打算朝着南方走去。那曉得正走到那火車鐵道附近，一抬頭便看見一條龐大動物似的火車橫擺在那兒，同時，我又看見在自己的身前身後還有許多人同自己一樣，給火車斷絕在那兒，物質文明的<sub>力量</sub>，把我們壓服得無法可想。假定那輛火車是要停一點鐘，我們祇好停一點鐘；假定牠要停一天，我們也祇好停一天，否則，倒回頭走。現代都市的偉大，就偉大在牠的物質力量。然而，這物質力量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毫無疑義地，這是從工廠裏的 Labour 來的。我想，我們中國要獨立平等，我們要替那些被人強奸過了的妙齡美人復仇，那就該把南京路所得到的感想，交通路上所見的伏爾加河畔的船夫一般的『豬糞』，以及造成現代都市的物質力量的 Labour 三種元素——

祇有這三種元素，聯結起來才能解放五千年的古國，四萬萬人的生命……

一九三三，六，三。

## 中國文學往那兒走？

——在美專文藝春秋會的講演——

「往那兒走？」「往那兒走？」在目前的上海是個異常流行的名詞，流行得有點像春天的腦膜炎症候。我們常聽見政治家說，中國的政治往那兒走。我們也常聽見思想文化運動者說，中國的思想文化往那兒走，現在，這名詞又來到中國文化方面了。

今天用 Table Speech 的辦法，所以祇好扼要地來解答這個問題，不過，在沒有解答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實不能不來翻一翻中國的文學史。

我們姑且從『詩經』和『楚詞』的時候算到沈約以前爲第一時期；從沈約到中唐爲第二時期；晚唐，五代，北宋及南宋爲第三時期；元劇爲第四時期；明清爲第五時期。第一時期在詩方面有不限字數而且無韻的歌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的『擊壤歌』；其次便有韻腳的歌詞，例如漢高帝的『大風歌』，漢武帝的『秋風詞』，最後才有五言詩。這一時期還有司馬遷的散文，子雲和相如的賦——魏晉南北朝也很着重這種詩的散文，並且還有雜劇如楚有優孟。這部門的文學作品到了曹植和陶淵明的時代，簡直是到了頂點。(Climax) 第二時期自然是沿着第一時期的遺產走的，不過，沈約却在詩方面定下詩韻，創出一種格律，有所謂平頭，上尾，蜂腰和鶴膝，把當時的自由體的五言詩加以限制。他這種辦法到了唐初時，便被宋之間和沈佺期所採用，他們更進而擴大。

來，終於成功了詩的格式如七律，七絕，五律，五絕，樂府古風等，這種追求旋律和韻腳的形式，恰如西歐詩格之有 Dactyl (高低低)，Anapest (低低高) Spondee (高高) 和 Iambus (低高) 無異。這種詩格一直支配了往後的文壇。唐朝除這約句準篇的詩以外，還特別追求司馬遷的散文，這是韓愈和柳宗元的工作。韓愈常說文起八代之衰，以及『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的說話，足見他是以護道的精神，隱隱然爭着這道的正統。第三時期是詞的時代，由晚唐溫庭筠開始，經五代各個皇帝及當時的文人學士之擁護，到了北宋算是開花的時期。李後主，歐陽修，柳永等等，都是當時的傑手。不過，自從蘇東坡出來以後，詞的範圍却從祇是抒情方面開放到能歌詠社會國家的大事了。南宋的詞人如放翁及幼安等都算極宗仰東坡。這一時期的散文也異常流行，歐陽修，蘇東坡父子三人，王安石，曾鞏等皆努力於散文的製作，聯着唐代的韓柳，後人稱之為唐宋八大家。第四時期，文學是比較單純地發展着戲劇，構成當時的戲劇的形式有科，白，曲。科是演員在舞

台的動作，白是演員的說，白曲是演員唱的曲。在三種元素當中，曲最重要。當時的劇本祇限四折，演員祇有正末（生）、正旦（旦）間雜一二位不重要的角色，以配末旦在唱曲以後補白。演員在舞台時的動作也是異常限制的，例如開頭必須來四句詩，接着才是末唱，或旦唱，如果是末開頭唱的，則由末開頭唱到底，如果是旦唱的，則由旦一人唱到底。結尾時，則大家來合唱一首詩。這真如法國古典主義的劇受着三一律——幕不能超過二十四時間，幕不能由一個地方移到另一個地方，場面也不能隨便移動——的限制一模一樣，這是屬於北劇。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算是這北劇的主將。不過，這北劇的辦法，到了以臨安（杭州）為中心的南劇時，却有很大的變動，牠的折數可以自由地增加，演員也在正末正旦以外，增加了副末和副旦。第五時期是明的『三國』、『水滸』、『西遊記』、『三國』是崇拜神化的諸葛亮，『水滸』是崇拜草莽英雄的宋公明，而『西遊記』則在崇拜佛祖以後，還想出一條到印度的交通陸道。清乾嘉間算得是中國文化的結晶。詩人除清初的吳偉業及王漁

洋以外，此時有袁、蔣、趙、散文、賦、劇（特別是『桃花扇』）及小說都達到了絕境。可是在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以後却不是這樣。稱爲一代大師的王闓運寫過太平天國那般人騷擾西南的記事詩。金和則努力於寫作太平天國那般人圍困南京城，南京城的人民約定官兵一到則內應的日記詩。至於參加了戊戌政變的黃公度，則簡直由新名詞、俚語、山歌來寫詩。

我好像坐了飛機把這數千年的歷史就一瞥過了。若果我們來問這五時期的文學作品何以各有各的特徵，并且愈到近代便愈走向到進步方面，那我們自不能不在這各時代當中來找出解答。社會的事象，在社會方面，祇有在社會方面才可以尋出牠的說明。

在隨園文集裏會載過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個文人拿了一篇哭父的詩去請教袁枚先生。袁枚先生一聽哭父詩，便不看而對之說，從沒有哭父詩，除『詩經』有一篇『蓼莪』以外，其實『蓼莪』是民謠，而不是詩人的詩，蓋父親已死，哭之不暇，安得有詩哉。這雖是一種

故事，然裏面却逗了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影。那末，我們就利用這個社會生活來解釋這各時代的文學的特徵罷！

這樣，我們就必須來追尋中國社會史了。春秋戰國已經有了商業資本，這在『孟子』方面，可以看出一些來，管仲治齊也可以作某部份的證據。從此，中國的社會就為牠的自然條件所限，祇循環着在商業資本和封建經濟的節段上，沈約之所以開創聲韻是因為商業經濟的要求和梵文輸入後的結果。唐詩之所以到了登峯造極也是商業資本的發達的原故。五代詞之出現，是因為唐的武韋，安史及黃巢之亂，商業資本受着封建農民破壞。我們要了解元劇，明的三大章回小說，以及清乾嘉間的文化，都非從這各時代的社會經濟生活着手不可。清在鴉片戰爭以後，繼之太平運動，戊戌政變，八國聯軍進京，國事日非，所以詩人，文學家也來表現這一種觸目喪心的生活了……

各時代的文學是和各時代的經濟生活合流，而且最後地朝着前進的方向走，這是歷

史的教訓，我們可利用這歷史的教訓，在目前來解答這個題目——中國文學往那兒走？

在目前，中國文學顯然有普羅派，革命派，唯心趣味派，民族派，諷刺幽默派，這五派的總和就是中國文學；分開來，這五派的每一部份都成爲中國文學的一個細胞，那末，我們在這五派當中應走那一派呢？這個問題又不能不推到我們這個時代的整個動向

我們受着國際帝國主義的經濟侵掠，我們爲帝國主義的大砲，機關槍，飛機，唐克車等所威嚇，我們的時代的動向就是在打倒帝國主義，我們如放棄了這一個任務，那末，我們就連做人也做不成，因之，我們便再不會有機會到這兒來研究文藝，喝茶，吃點心。可是，打倒帝國主義的陣線決不是古典主義式的全民，而是浪漫主義式的反帝國主義的急先鋒。各位都是文學作家，藝術家。我們應該把我們的筆當作是槍，我們應該鼓動人民向這革命的路線勇邁前進。

那末，中國的文學的前路是革命的路！

## 作家往那兒走

據說今年的出版界是最不景氣的。四馬路和棋盤街的大小書局都前前後後大賣廉價，並且廉價幾乎賣到對折，然而生意還是冷淡的，每天平均的收進遠不如往昔之不賣廉價時期。於是乎，書坊生意的老闆祇好叫苦叫苦！

出版界的不景氣，馬上便影響到文壇的衰落。其實，上海實在是沒有文壇，你看這間書局在出版學校的教科書，那間書局又在出版什麼補助的教科書。教科書，教科書的空氣便好像是半身不遂的病災，籠住了出版界。

作家是環境的產物，環境逼他們要走這樣一條狹路，他實在沒有辦法因之，往年可以寫些文藝創作的人們，今年便都不得已搖身一變而為理論家，教育家。表面上，教科書的情景又喜氣騰騰了。

然而教科書是不是很有把握呢？這問題可有點難以答覆。第一，政府決自己出版中小教科書，第二，教科書一多，不免又容易走到過剩的道路。結果，仍然是走不通。其實，任你怎麼樣的花頭，目前的局勢實在無可挽回。這因為讀者學生簡直是一天一天貧窮化了。

中國的學生多數是來自農村裏，城市方面的人數極其微小。這兩部份的學生，固然有些——祇是有些，是大地主及大資產者，但是小有產者總是佔十分之九，這即是說由農村方面來的學生，大部份是小地主的兒女，由城市上來的則是小市民。我們現在就除開大地主及大資產者的學生以外，來分析分析這部份人的經濟情形。

我們中國歷代的朝代變革，都並不是什麼經濟革命。每朝之所以興或所以敗，莫不因於該朝的君王對於該朝農民統治得宜與否來的。形式上，君王的姓氏儘管由李變而為趙……然而我們的國家究其實還是沿着舊路兒走了一趟又一趟。具體說來，我們的國家自春秋戰國以後，老是停滯在商業階段中，究竟是什麼原因呢？這無非是我們國家的自然條

件之富庶有以致之。所以，中國在帝國主義沒有闖進來以前，一種商業資本主義的自供自給的經濟情形，真有不足爲國外人所可道！

但是，自從帝國主義進來以後，因爲帝國主義的有誘引性的商品，工廠，便孕育出中國的資本主義。中國城市的小手工業者，都來步着帝國主義的後塵，大開工廠，發展工商業。

工商業在城市發展的結果，必然是控制農村。農村方面的農民生產便沒有存在的餘地了，所以農民亦失却其獨立性，而非依賴城市爲生活不可了。

接着，農村裏的大部份的大地主，一面因感覺得農村之無用，一面又因目擊城市的繁榮，便大部份都盡賣其所有土地，跑到城市來做資本家，滿以爲這樣搖身一變就可握得一切了；無如帝國主義始終不放鬆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牠有無限大的金融，牠有無限大的在華的優勢，牠無論如何總是給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極大的打擊。於是，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前進已不能與帝國主義相競爭以分割國際市場，祇有後退來屈服帝國主義，做帝國

### 主義的工具。

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剝削對象，本來是無產者。但是因為小資產階級一來受到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壓迫，二來，農村的所有失業民衆又往城市跑與搶奪他們的生意，故也就日益破落，破落到有如無產者一樣。

此時，農村方面所剩下來的地大小地主，爲了本身的種種關係及城市的恐慌現象，祇得依然坐頓在農村裏，設法與帝國主義擁抱起來，同時，帝國主義的勢力一達到農村，除必然地使農村資本化外，又扶植一種優勢，以利其種種進行。於是一般殘餘在鄉村裏的，由地主出身的土豪劣紳，便又夤緣入彀爲工具，想出了種種剝削，以重担爲他們服役的貧農。鄉村方面的小地主除受到爲連年來的戰爭，天災，人禍……逼於生活而挺然走險的一般貧農起來反抗的打擊以外，又受着帝國主義的打擊。他們的階級情形自然是日陷於動盪當中。何況自從大水災以後，農村方面的騷動簡直是突破了空前的記錄。

至於城市方面則自從九一八以來因爲政府的公債和苛捐雜稅的繁劇早已弄到民窮財洗了。錢莊、銀行、商店等等的倒閉，幾無日無之。總之，是整個經濟危機，促成了目前的學生一天不如一天！

這樣自然是影響作家的生活，飯碗已不可保，怎麼會產生出有力的作品呢？

現在，華北局勢一天天嚴重，日帝國主義利用國際帝國主義本身之間對華的矛盾，在得隴望蜀，而中國內地的農村鬥爭也因之而日益尖銳化。委實，目前就不是紙上空談的時候，顯然是由理論到實際的階段了。這兒，我說作家應走這兩條路：非走向北方去和帝國主義拼命，則應走進到長江內地去加緊工作。這才是坦道，這裏面的寶藏正在期待着我們發掘！

## 青年的出路問題

我們青年在這個時候的確是臨到了死路了，在政界裏，教育界裏，甚至於著作界裏的我們青年的後備軍之一天一天擴大，便是這個死路的明證。

其實，我們之所以臨到了這樣一個結果，也並不是偶然的。這因為我們的整個社會，在變革過程中，換言之，我們的整個社會經濟在動搖，政治沒有上軌道……

然而，在這樣一個時間當中，我們除開眼等死以外，便就什麼都不能做了麼？不，我們不是宿命論者。我們自然要在這樣一個動盪的過程中，找得個出路出來。

這便是我們應來做新社會的槓杆！

我們過去都有很壞的積習。比方我們一進到了學校去念書時，我們往往就在家庭和社會裏，有意裝成爲一種特殊階級的人物，使得我們本身同家庭和社會馬上隔絕起來；接着，我們的家庭和社會自然把我們看作是「超人」了。這種壞積習無疑是過去數千年的士大夫身份——不事生產而祇尙空談的書生身份的重演。

現在，那樣的書生時候早已死去了。我們在目前應得把那樣的書生本質形像行爲：乾乾脆脆的除掉；同時，我們卻又應時刻記著，我們並不是爲着『自己個人』在念書，我們倒是爲着『社會』大衆在念書。這樣，觀念一轉變，我們就很容易來同廣大的羣衆接近。我們過農民的生活吧！我們過工人的生活吧！他們同我們都是一樣的人！

正在目前所爲國難當中，我們更應得在生活方面去理解這些大衆，然後，再進而教育他們，訓練他們，領導他們革命——澈底打倒帝國主義！

中國必須要澈底打倒帝國主義，中國的社會經濟才有出路；中國的政治才有出路；總言之，要中國的大衆有出路，我們才會有出路。

我們青年在這個時候的確是臨到了死路了。

但是，我們不是宿命論者，我們自然要在這樣一個動盪過程中，找得個出路出來。這出路便是：

我們應來做新社會的槓杆

十一月十六日。

## 譚詩

——給白衣的信——

白衣：

連日來都讀着『小貢獻』上的火紅鷹先生的『大都會』這無端地逗出我對於詩的一些意見。現在，我把我的意見寫在這兒：

詩是文學部門中之最高而最精緻的東西，若用唯物史觀的公式來計算，牠不能不是上層構造裏的第三防線。然而，牠却是文學部門中最先出現的。一切東西都離不了與勞動有關係，原始的詩歌當然是不會例外。現在就以我們的中國詩來說罷！你看『擊壤歌』和

「禾黍歌」等與當時人民的勞動有多麼密切的關聯！這樣的詩歌形式，慢慢變而為歌辭。這時牠們已有了些韻腳了。中國的詩到了唐朝，其形式方面的節奏和韻律算是達到了  *climax* 。這時，詩人便多數都來追求個人的幻想，美的人生。可是，同時却也產生出有歌詠社會的社會詩人。例如唐朝的謫仙和工部便恰恰是這兩個方向的代表。

外國詩的發展路線也是一樣。你如果來翻一翻外國的詩史，你就不難發現出下面的詩：

「嘭，嘭，馬爾戈在洗濯場，

嘭，嘭，他在揮着洗濯棒，

嘭，嘭，要洗淨他的心腸，

嘭，嘭，他是染黑了悲傷！」

「爲業務唱一曲歌罷」

在機械和行業與耕耘的勞動中，

我找到了發展，找到了永恆的意向！」

這兩條潮流直流到今天，不過前者却更着意於追求形式，而後者則方向社會的事態。「獨自罷，個人，個人，獨自罷！」變成爲前者的 Golden rule，他們更把來歌詠自己的靈魂，更把自身放進到縹渺稽無的雲端裏了。可是，在後者看來恰恰是相反，他們祇承認一切都是社會的產物，詩人的歌唱對象必然是社會，詩人的心音也不外是社會的號筒。白衣，你且把前期的王獨清的詩的意見拿來一看，你會曉得他原是什麼情調藝術的極端崇拜者：

「要是可以不管文學史上的年代與派別，只以個人的愛好而定過去詩人的價值時，那我在法國所有一切詩人中，最愛四位詩人的作品：第一是 Lamartine，第二是 Verlaine。

。第三是 Rimbaud 第四是 Laforgue L'artistic 所表現的是情 (Emotion) Verlain  
ne 所表現的是音，Rimbaud 所表現的是色，Laforgue 所表現的是力 (Force) 要是我  
這種分別可以成立時，那我理想中最完美的詩，便可以用一種公式表出：(情力) + (音 + 色) = 詩』

這自然是唯美派的論調。白衣，你若果再回頭去看一看 Verhaeren Whitman Blok  
K. Bedy 及 Mayakovsky 等人的作品，那你不消說會明白所謂社會詩原是怎麼一會。

好比 Bedy 的『新林』

「幾年前有一位地主先生，  
他趕車經過他豐盛的山林。」

趕車的僕人菲卡坐在車台

筋肉與骨格是那樣的粗大。

這地主不勝驕傲的說這是他所栽養，

「你看我的小樹，菲卡：松木與赤楊！

奴才，這是樹林！喂，你看一下；

有人以為是空費，但是你看罷！

鐵路的枕木就這樣長得很好——趕過去採一些枝條，

農民要挨打的時候——鞭子是不可缺少。」

「是的，」菲卡遲緩的答道，

「是的……這樣的事情真妙……

牠們會慢慢的長高……

會作成粗棒，我敢担保。」

「這故事的含義，人人都很明朗：

幾年之間每根枕木都成了一條棍棒。」

我個人對於詩自然是傾向於這後者，原因很簡單，時代的潮流要我們沉浸在這廣闊的人海，我們是無法可逃避，不怕這後者的詩是有些兒不雅，是有些兒走脫了詩的形式路綫，我看你怕也是中意這後者的詩罷，因為像你能在這沒有詩壇的上海，Busse早已絕跡了的上海，選擇火紅鷹先生的這首長詩，使得你的意思便不言而喻了。對於這首詩我，最喜歡第二部的這應幾節：

小店夥計

今天十四號 又要繳會錢

三年來未曾中過一獎

一定是我額角不亮

昨夜我夢見一九九〇三

中了一萬五千塊頭彩

可是這個月沒有三隻老洋

只好拿我件棉袍送上典當

什麼國難募捐管她老娘

爲了發財才肯脫下我的衣裳

### 投機商人

聽來話說前線終是吃敗仗

但是證券的市況却越來越飛漲

報上說商人愛國準是騙窮人

這個玩意兒一定是鬼鬼祟祟的生意經

我做空頭的倒是機會難再來

哈哈 我就來撈個幾十萬的國難財

### 各省駐都市的代表

前綫戰爭好像春天的玉蘭花

三天一開過 馬上下地

今天我家老爺打來一個電報

叫我趕快準備攻擊隣省的宣傳

十大罪狀上再加十大罪狀

好讓他的兵出得有名又漂亮

祇待外國人的和約一簽名

他立刻要動員十萬大兵

他說他現在好像雄狗看見雌狗

恨不得立刻發騷 躍入鄰舍

這幾節詩的確很好，我們把牠們拿來和上一節的 *Bedou* 的一對比，實在差不得好

遠！不過，這首詩却有點短處，那便是作者在形式與內容方面得不到融和。你看作者在序曲和尾聲裏的熱情與豪放，真有些像 Blok 和 Mayakovsky。白衣，作者或許是很年輕的吧，他目前或許是正在這種形式與內容的轉變當中罷，果爾，那作者的前途自然是異常偉大。

罷！  
我想，今日的中國，詩人應該來學 Bodin，讓歌詠個人的靈魂的 Muse 就永遠死絕

罷！  
這是我讀了『大都會』以後的感想，我不曉得你發表這篇作者的意思如何故寫來質你好罷，望努力，努力，第三個努力！

### 讓牠過去罷

我們總覺得我們是生長在五代的時候，中原干戈擾攘，異族胡虜相繼侵吞。這便是我

們的時代精神的基調。

文學本來是生活的反影，目前的詞大概是從這兒來的。不過，這在整個文學運動全思潮中，却是一個漩渦，牠的生命情形，自然是不會有多大的影響與長久的時間。

我們現在就站在這一個暫時的階段來說話罷。首先有章衣萍的看月樓詞，其次有會今可的落花，最後便有文藝茶話諸作家的努力寫作。在這些人的作品當中，林庚白及王禮錫兩人的作品的確是很好的，這便是他們在想利用着舊的格式裝飾些新的情調。例如林庚白的滄紗溪及憶舊，王禮錫的西江月及如夢令等。這會使得讀者一讀便知道是現代人的作品。

會今可亦是在這方面追求的。他始終不失為一個追求真善美的文學作家。他的詞比以前越見時代化，是到了近代都市的風格了。我想，各位朋友要寫詞的話，就要這樣寫。

柳亞子極力效法蘇辛派的豪邁奔放，雄深坦蕩，自然是比較適合目前民族淪亡時的

愛國志士的脾胃（不怕寫的題材多屬於兒女哀婉之事）與緊張的精神氣息。不過關於他反對胡適之祇選取蘇辛派的詞的話，却就有些不妥當了。胡適之代表中國資產階級說話，這是很對的。我是反資產階級的；但我却希望新詞人也會來寫些蘇辛派的作品，目前的帝國主義者之長期地蹂躪我們中國人，應是新詞人的第一種題材。

目前的中國畢竟是到一九三二年了，在表面上看來，牠好像儘在重演着過去的歷史。然而，我們如睜大眼睛來看一下，我們自會明白我們的中國早已給世界的潮流擠到世界的舞台來了。所以，我想目前的新詞人對於新詞應能相當地創造一種新形律出來，否則，也不應該過於拘泥過去的格調。

我根本不是個詞人，所以我祇能在文學的一般性上來說些話。關於填詞的經驗，我是沒有，我現在不來多說。可是在大體上說來，柳亞子的詞的我見及曾今可的詞的解放運動中內意，我是可以同意的。

作品固然是作家個人的特殊靈魂的再現，但是這特殊的靈魂不會一般化，羣衆化。那人與人就不會有接觸，因而也就不會有思想，結果也不會有作品。朋友，我希望大家來寫些大衆的東西吧，過去了的詞，我們就讓牠過去吧！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廿三日。

## 關於看月樓詞

蒲列漢諾夫說過：唯美派的詩歌是從矛盾當中產生出來的。我現在根據這句話來分析章衣萍的看月樓詞。

本來，我們中國的詞是起於五代，極盛於宋朝。五代五個皇帝特別是南唐兩主，都是詞人。上有唱者，下有和者。所以當時的文人學士都莫不努力於這詞的工作。例如馮延巳，毛文

錫牛濟希……

其實，中國的詞所以產生在五代，其原因就在五代的混亂社會和個人的苦悶。混亂的社會是矛盾，個人的苦悶也是矛盾，這兩種矛盾聯結起來，便產生出了詞。

詞，我們說是極端唯美的情調藝術（mood-art）。這祇要我們一讀到牠的長短句子的旋律節奏韻腳：我們就會感覺到這種藝術是毫不注意到內容（其實牠的內容，主要就是抒情，）而專門注意到那徘徊不已及纏綿細膩的形式。然而，正因為這種藝術是專門注意到形式，所以便決定了她實不能有多大的發展。元朝，代表中國極端商業資本的統治，幾乎就斷絕了這詞的生命。

中國自從五四運動以來，社會的交革，幾乎在十年之內反影盡了西歐百餘年的歷史。文學方面的趨勢亦是一樣。在五卅事變以前，中國的語體文學作品已經經歷過了浪漫主義，寫實主義，頹廢主義，甚至於唯美主義。在五卅事件以後，語體文學自然又有新的發展，并

且這新的發展，亦有他的社會基礎。雖然舊文學，用文言來表現的舊文學，亦仍在存在着。這點恰恰說明了社會完全是矛盾地發展着，有正的東西，必然就有反的東西。不過這裏却有點奇怪的現象，這便是章衣萍的看月樓詞的出現。

章衣萍當然不像張恨水，然而他何以來寫復古的詞呢？

這個問題的解答自然不能不聯繫到環繞章衣萍的時代與社會。本來，像他那樣徘徊於趣味的氛圍裏的觀念，隨時都有跑到唯美派的道路的可能。然而他過去的作品祇在趣味的圈子裏，主要還因為時代所給他個人的反影，是不能超越過這個階級。

但是，這到了看月樓詞的時候，却大有不同了。那時是日本兵強佔了東三省，並且上海還遭過有一番打戰。這個時代自然給了他一個沒有出路的矛盾。他因為時代的沒有出路便來陶醉在有閑方面的戀愛。那曉得，他愈想在這方面來消磨他的精神，他便愈受到個人生活的沒有出路的矛盾。這便是他的身子也不是那樣可以自由自在地汎愛！

在他，目前的社會簡直是五代左右的社會；在他，目前的他個人的生活也和五代左右的文人的生活無異。

這便是看月樓詞的社會基礎，同時，不消說也是他以後還要寫詞的社會基礎。

中國的詞的正統是李後主，這是後人稱之爲婉約派。這婉約派的詞由五代經過北宋到清的張惠言和納蘭性德，便絕止了。其餘的支流便是蘇東坡。蘇東坡一派的詞經過南宋的辛幼安和陸放翁直至江西詩派的許多末流，便失傳了。說到這兩派的詞的優劣，我們却不能不承認後者是走上了民族主義的道路；例如蘇氏的赤壁懷古，辛氏的永遇樂，陸氏的桃源憶古人等等。前者則一味注重外形，側重個人的情緒，因此，便多成爲絕妙的戀愛文學。然而，則也有牠的社會原因，同時，亦有牠的好處。中國一般談詞的人，都特別看重這正統派。

看月樓詞，據我看來，自然是屬於正統派的。他所取的調子，他所側重的字眼：恰恰是五統派的重現。現在舉數首如下：

關於月樓詞

---

風吹落葉池中去  
無聊人在無聊處。

往事怕回頭，

回頭總是愁。

牆陰悄獨立，

悶對斜陽泣。

憔悴爲情愁，

情多可奈何？  
菩薩蠻

暮雨滴成愁，

愁上心頭

一生煩惱爲風流。

總是想思添病也。

病也堪羞。

人在短橋頭。

私願難酬。

夜深何事倚高樓？

雪裏僧行渾似夢。

夢也難留。（浪陶沙）

我一向是不談文學的形式的，這是因爲我首先是肯定必有文學的內容，才能決定文

學的形式。我對於看月樓詞的形式——特別是技巧，例如平仄是否諧和，韻脚是否穩當，我是不談的。看月樓詞在某些人看來或者是患了有這樣的毛病，然而不是沒有損害作者的藝術。我對這般吹毛求疵的人要說一聲：現在是二十世紀的中國了。

最後我却希望作者會像快刀斬斷麻似地將這種生活截掉。作者如能利用他的優美的表現手腕去寫一些平民式的小說，或其他文學的創作，我想他的成就決然會超出在看月樓詞以上。

社會固然決定了人生，但人生亦可以改造社會。我在此期待着作者的新作品的產生。

七月卅一晚。

# 上海樂華圖書公司新刊

應用

文

話

講

每冊七角  
 應用文在現今的社會上，是每個人都必須要知道的！本書是  
 用着新穎的編制方法，把各種作法，詳盡的分條敘述着。使  
 讀者讀了，便能明白了，保證於每講之後，附練習題數則，  
 使讀者讀後更有練習的機會。全書計分六講：第一講總論  
 ，第二講公版文，第三講啓事，第四講傳帖文，第五講廣  
 告文，第六講傳單文。

## 本書特點

- (一) 編制——根據科學的立場，以思想為中心。
- (二) 內容——啓發青年民族思想，養成青年科學態度。
- (三) 註釋——不厭其詳，使青年有自由閱讀的能力，並  
 幫助文章的說明。
- (四) 段落——每篇均由編者分析其結構段落，指示作法，(一)自序，(五)下
- (五) 批評——為本書特有特色之一點，本書每篇後面均由編者詳細加以  
 分析和批評。其批評要點計有二端：(一)思想的批判，分析每篇作  
 品的時代背景，社會基礎，並指示青年以正確的路線。其正確的地  
 方，則特別指出，不正確的地方，則嚴格的加以批評。(二)文章的地  
 批判，分析其描寫的手法，結構的章法，指示青年以作文的模範。

## 及其作法

## 法講話

信體的形式，對話式地，句法詳細地解剖着，使初學記日記的人！容易明白了解，能使人不致面自通。下編中並附有名家日記，以作模範。  
 林華編著  
 五角五分

▲不同集▼

每册實洋五角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初版

I—1500



編者 章 英

發行者 樂華圖書公司

印刷者 樂華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樂華圖書公司

門市部 上海四馬路中市二六

特約發行所

杭州 永興橋直街

